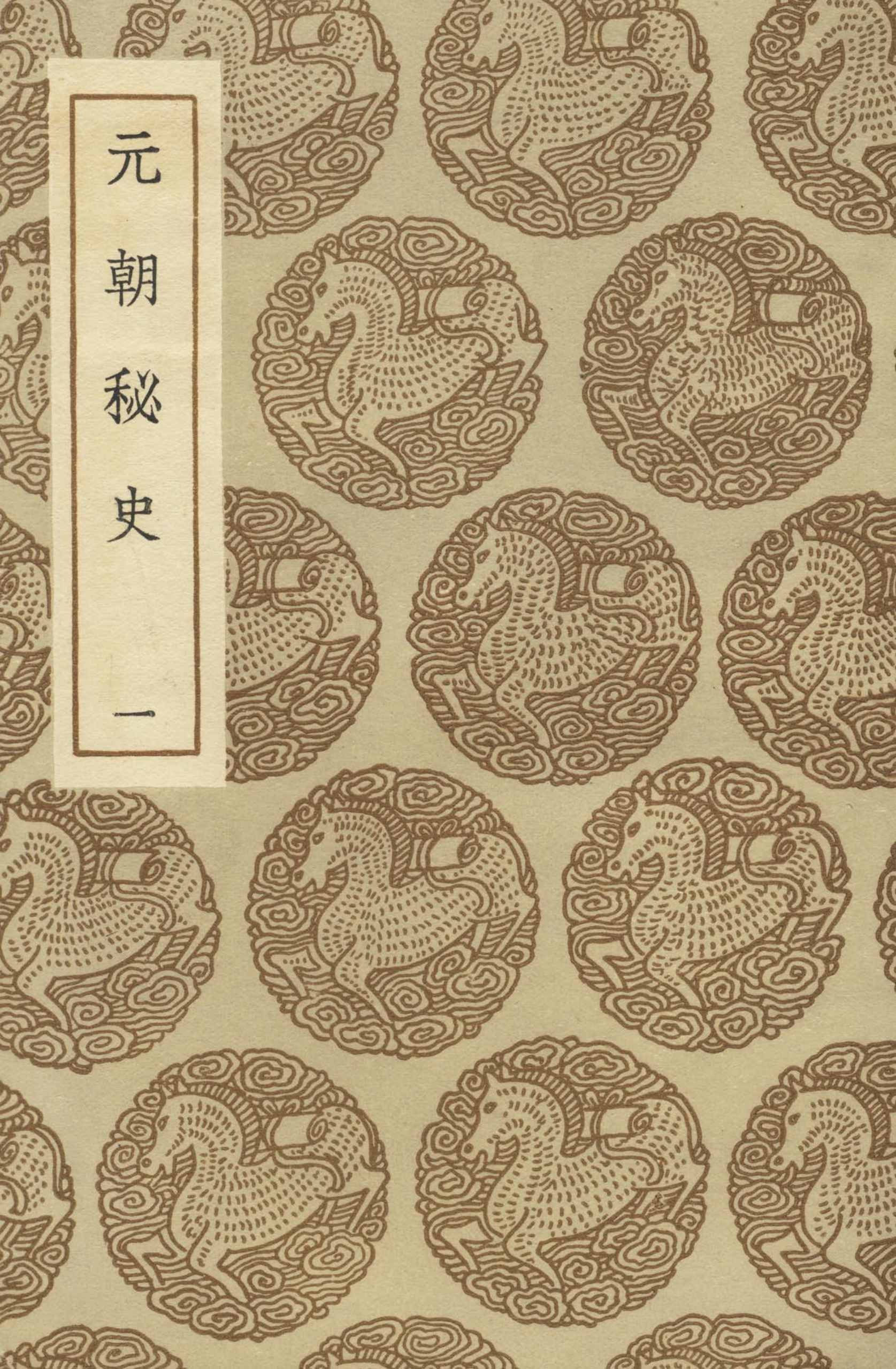


元朝秘史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王 主
雲 編
五 者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朝秘史

(一)

撰人 李 文 田
詳注 未 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連筠
篻叢書及漸西邨舍叢刊皆收
有此書漸西爲李文田注解本
故據以排印

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八雜史類提要

蒙古源流八卷。乾隆九年奉敕譯進。其書本蒙古人所撰。按年臚事。首尾備載。與永樂大典所載元朝祕史體例相近。

續提要

阮元寧經室三集

元祕史十五卷。不著撰人名氏。其紀年以鼠兒兔兒羊兒等。不以干支。蓋卽國人所錄。明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著錄十二卷。明文淵閣書目字字號云。元祕史一部五冊。又一部同。又云。祕史續稿一部一冊。又一部同。並闕佚之本。此依舊鈔影寫。國語劄譯。記元太祖太宗兩朝事迹。最爲詳備。案明初宋濂等脩撰元史。急於蕝事。載籍雖存。無暇稽求。如是編所載元初世系。李端又兒之前。尙有一十一世。太祖本紀述其先世。僅從李端又兒始。諸如此類。並足補正史之紕漏。雖詞語俚鄙。未經脩飾。然有資考證。亦讀史者所不廢也。

思適齋集元朝祕史跋一首

元和顧廣圻撰

元朝祕史載永樂大典中。錢竹汀少詹家所有。卽從之出。凡首尾十五卷。後少詹聞桐



鄉金主事德輿有殘元槧本。分卷不同。囑彼記出。据以著錄於元史藝文志者。是也。殘本主事嘗攜至吳門。予首見之。率率未得寫就。近不知歸何處。頗用爲憾。去年授徒廬州府晉江張太守許。見所收影元槧舊鈔本。通體完善。今年至揚州。遂慫恿古餘先生借來。覆影此部。仍命校勘。乃知異於錢少詹本。不特分元朝祕史十卷。續集二卷一事也。卽如首卷標題下。分注二行。右忙豁命紐察五字。左脫察安三字。必是所署撰書人名銜。而少詹本無之。當依此補正。其餘字句行段。亦往往較勝。可稱佳本矣。較勘畢。記其顛末如此。若夫所以訂明修元史之疏略。少詹題跋洎考異中見其大槩。引而伸之。唯善讀之君子。茲不及詳論云。

元朝祕史卷一

永樂大典本凡十五卷。殘元槧本分卷不同。今據連筠簞本爲主。即錢少詹所授從大典出者也。陽城張敦仁本從元槧足本影出作十卷。又續二卷。今以錢校本爲主。而記其異同於題目之下。錢本無撰人名氏。張氏影本有之。蓋元代撰訖。殆非一刻。故兩本互異。今並注出之云。

忙豁侖紐察

脫察安

右二行見影元槧本夾注題目之下。元和顧廣圻跋云。必是撰書人所署名銜。是也。文田案忙豁侖。即蒙古氏也。紐察其名。或與脫察安同撰此史。或紐察乃脫察安祖父之名。脫察安蒙以爲氏。不可考也。聊補出之。以存其舊。

順德李文田注

當初元朝人的祖。

文田案。張本作元朝的人祖。又案此書止於太宗之代。是時國號第稱蒙古。今云元朝。則譯書之人。生於世祖以後也。元史世祖本紀曰。至正八年十一月乙亥。詔曰。頃者耆宿詣庭。奏章申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可建號曰大元。取易乾元之義。事從因革。道協天人。

是天生一個蒼色的狼與一個慘白色的鹿相配了。

國語周語曰。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史記周本紀張守節正義引賈逵國語注曰。白狼白鹿。犬戎之職貢也。漢書匈奴傳。顏師古注曰。山海經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爲犬戎。許氏說文解字曰。赤狄本犬種也。故字從犬。文田案此皆元人自述其靈徵。蓋三古以前茫昧之說矣。杜佑通典曰。高車。或云其先匈奴之人也。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單于曰。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嗥呼。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以我與天。而今狼來。或是天處我。乃下爲狼妻而產子孫。遂滋繁成國。又曰。突厥之先。蓋匈奴之別種。或云其國先於西海之上。爲鄰國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有一兒年十歲。棄於大澤中。有牝狼每銜肉至。因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狼有孕焉。負至於西海之東。止於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後狼生十男。長大。外託妻孕。其後各爲一姓。子孫蕃育。漸至數百家。又云先出于索國。在匈奴之北。其一曰伊質泥斯都。狼所生也。泥都娶二妻。一孕而生四男。其大而訥都六。設衆奉爲主。都六所生子。皆以母族爲姓。文田案。元氏之興。起於漠北。正高昌突厥故地。所云國於西海之上。正祕史騰吉思水也。負至西海之東。止於山上。與祕史渡騰吉思水。至不而罕山。語皆相應。是則羊腓字稷。馱降生商。元人祖述之書實。

卽通典所本。故舊唐書突厥傳曰：小殺謂唐使袁振曰：吐蕃狗種。唐國與之爲昏。奚及契丹。舊是突厥之奴。亦尙唐家公主。今以蒙古源流攷之。元人自祖吐蕃。非祖突厥。在唐代曾尙文成公主。及金城公主。與唐書吐蕃傳相合。突厥小殺之論。容是詆毀之詞。顧祕史所述。旣於諸史有徵。故蒼萃羣言。以存博識。亦史家之外篇也。

同渡過騰吉思名字的水。

異域錄又云。西穆必爾斯科之西南。相去五百餘里。俄國與土爾恩特接壤處。佛爾格河來自東北。此河俄人名曰佛爾格河。土爾恩特國人名曰厄濟爾河。

異域錄所云。斯科乃部落之謂。圖理耶何氏秋。

今騰吉思湖名曰裏海者也。何主事秋濤朔方備乘曰：滕紀思湖卽裏海。東西廣八百里。南北長一千數百里。圖閣讀麗琛異域錄曰：土爾虎特國在鄂羅斯薩拉托付之東南。俱曠野。西北兩面有佛兒格。卽厄濟兒河。環流東面。有宰河。環流南面。有滕紀斯湖。厄濟兒河。宰河。俱向南流。歸入滕紀斯湖。自薩拉托付。以至馬驚託海地方。其閒有三道塔爾魯河。三道胡班河。及塔而渾。並吳魯蘇屯之小河。俱向西流入厄濟兒河。河之西岸。自薩拉托付。以至滕紀斯湖。又有鄂羅斯國屬之西喇喀穆什察里次噶喇斯。諾岳爾綽爾那雅爾。阿斯塔爾漢諸城。柏興。自城池柏興。以至馬驚託海地方。西南一帶。皆興安山嶺。過此向西行百餘里。俱係圖理耶斯科國王拱喀爾汗所屬和邦。卽莽武特之人居住。不時擄掠鄂羅斯國與土爾虎特兩國邊境人畜也。

來到於幹難名字河源頭。不兒罕名字的山前住著。

濟以爲今土爾其回國。

案元史太祖本紀自海都既立營帳於八刺合黑河上。此卽不兒罕山所出之河。故名不兒罕河。急讀之則亦可譯寫爲八刺合黑河。此卽幹難河。卜居之始矣。紀又云帝會諸族宴於幹難河上。始以幹難出名。明葉向高四裔考曰永樂八年追虜本雅失里及之於幹難河。幹難河者元太祖始興地也。國朝長白西清黑龍江外紀曰黑龍江發源蒙古喀爾喀部之墾特山。其上游蒙古謂之鄂倫河。他書亦作敖嫩河。卽元史幹難河。元太祖始興地也。自此東北流經尼布楚城之南入黑龍江省北境。折而東南至黑龍江城北九十里。東南流會混同江入吉林境。東入於海。欽定滿洲源流考曰黑龍江源出喀勒喀北界肯特山。土人謂之鄂嫩河。折而東北流。至尼布楚城南一千餘里。又三百餘里入黑龍江將軍界。又東南至吉林烏拉界。會松花江入海。齊侍郎召南水道提綱曰直河套北二千餘里肯忒山脈西北自敖嫩色禽嶺有東南一幹。東爲忒勒兒几嶺。又東爲卽龍嶺。又東起頂爲肯忒山。甚高大。北卽敖嫩河也。又曰必兒喀嶺卽肯忒山之東南幹山也。今案鄂倫敖嫩鄂嫩卽幹難之對音。必兒喀卽不兒罕之對音。

產了一個人。名字喚作巴塔赤罕。

巴塔赤罕蒙古源流作必塔察罕。明王圻稗史彙編卷十六曰匈奴之國其種有五。一種黃毛者。乃山鬼與黃犛牛所生。一種短項矮胖。乃獾獾與野豬所生。一種黑髮白身者。乃

唐李靖兵遺種也。一種名突厥。其先乃射摩舍利海神女與金角白鹿交感而生。射摩因手斬阿珍首領。至今以人祭麩。一種乃塔巴赤罕之種。元朝祕史云。蒼色狼與白鹿交所生。二十五世生帖木真。是稱大蒙古。稱皇帝。世居沙漠東北六千里。後居陰山。號鞬鞞地。產牛馬。無城池屋舍。隨水草以居。俗尙射獵。帖木真四世孫忽必烈。居中國稱帝。巴塔赤罕生的子名塔馬察。

明李詡戒菴漫

筆曰。韃人稱中

朝皇帝爲罕。蓋

北人聲重而疾

古云可汗。音近

罕耳。

源流作特墨徹干。後凡引蒙古源流者。均省文曰源流。

塔馬察生的子名豁里察兒篋兒干。

源流作和哩察爾墨爾根。案篋兒干。蒙古語善射也。知者。元史忙哥撒兒傳曰。祖撈阿精騎射。太祖愛之。號爲默爾傑。華言善射之尤者也。傑與根音轉。卽篋兒干對音。

豁里察兒篋兒干的子名阿兀站孛羅溫。

源流作阿固濟木博郭羅勒。

阿兀站孛羅溫生的子名撒里合察兀。

源流作薩里噶勒濟圖。

撒里合察兀生的子名也客你敦。

源流作尼克尼敦。

也客你敦生的子名擣鎖赤。

源流作薩木蘇齊。

擣鎖赤生的子名合兒出。

源流作哈里哈爾楚。

合兒出生的子名孛兒只吉歹篋兒干。

藩部要略作博爾濟吉特。特台錦吉皆一音之轉。讀有緩急。爾今略爾略四部及厄魯特諸部。凡爲太祖裔。姓博爾濟吉特氏者。乃得授台吉。非元後則授塔布囊。

源流作博爾濟吉台墨爾根。御批通鑑輯覽曰。按元史以奇渥溫爲元室之姓。亦非也。元之國姓乃博爾濟錦氏。今以蒙古源流訂正。臣文田謹案。監本元史本紀太祖皇帝諱鐵木真。姓奇渥溫氏。館臣欽奉聖訓。改定諱特穆津。姓卻特氏。已足以訂明臣之謬。後得蒙古源流。始据蒙古自述其宗派。爲博爾濟錦。此卽孛兒只吉之對音。尋元史之沿誤。實起於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其於開卷大元宗室世系條。列祖神元皇帝諱也速該。注云。姓奇渥溫氏。此則史臣致誤之由。又輟耕錄記蒙古氏族七十二種。旣無孛兒只吉。殆由枝派分散之故。因亦無從知奇渥溫之謬。幸祕史猶在。可以溯得姓之由。同文之盛。足與源流相證也。

孛兒只吉歹篋兒干的妻名忙豁勒真豁阿。

源流作蒙郭勒真幹哈屯。案哈屯卽唐書之可敦。譯云夫人也。忙豁當卽蒙古部族之所

由始。

他生的子名脫羅豁勒真伯顏。

源流作都喇勒津巴延。元史語解曰：巴延福也。謂有福氣之人。

脫羅豁勒真的妻名孛羅黑臣豁阿。

源流作博囉克沁郭幹哈屯。

他有一個家奴後生名孛羅勒夕速牙勒必。又有兩個好驢馬。一個答驛兒馬。一個孛羅馬。

正字通引臞仙肘後經曰：驢割去勢。國朝徐編修松西域水道記曰：蒙古語博羅青也。

脫羅豁勒真生二子。一箇名都蛙鎖豁兒。

源流作多幹索和爾。

一箇名朵奔篋兒干。

源流作多博墨爾根。輟耕錄作脫奔咩哩健。元史從之。卽太祖之十一世祖也。

都蛙鎖豁兒獨額中生一隻眼。望見三程遠地的勢物。

黑龍江外紀曰：圖窪探路兵也。官遠行察邊。例有圖窪爲前導。其精幹者馬上望之。能測

數里外有無泥水。是否當迂路行。亦一長也。圖窪哨望之謂。切讀成一字。乃合文田案。鎖

豁兒。蒙古語一隻眼也。知者明王瓊北鹵事蹟曰：嘉靖六年套虜鎖合兒伯通帥衆一千

明葉盛水東日記曰：達達試馬。凡駒生百餘日後。以騾馬置山巔。羣駒見母奔躍而上。一氣及山巔者上也。息而後能至者次之。再息而後至者則又次矣。

七百餘騎到花馬池。提督尙書王憲預調官軍擊之。賊遁出。鎖合兒伯通死于陣。鎖合兒華言一目也。云云。鎖合兒卽鎖豁兒之對音矣。勢物卽事物。下文卷八有管的事物語。京師勢事音近。隨意譯寫也。源流曰。其得名多幹索和爾者。因其印堂中有一隻眼。能視三站之故也。

一日都蛙鎖豁兒同弟朵奔篋兒干上不兒罕山上去。

不兒罕山源流作布爾干噶拉圖納西域水道記曰。凡山岡蒙古曰鄂拉。卽噶拉之轉也。都蛙鎖豁兒自那山上望見統格黎名字的河邊。有一叢百姓順水行將來。

恭按高宗諭旨云。蒙古稱天爲騰格里。卽吞格利之對音。似宜引之。廷式案漢書謂匈奴稱天子爲撐黎孤塗。撐黎亦卽騰格里也。此匈奴古語之僅存矣。

國朝張文端相國鵬翮奉使俄羅斯行程錄曰。蒙古稱天山曰吞格利。然則統格黎河。謂天河也。源流作通格里克呼魯歡。影元槧本作統格黎克豁羅罕。原注豁羅罕小河也。會典圖說曰。哈拉河上源曰通克拉河。出右翼左末旗。南流經庫倫南納魁河。折西流經右翼右末旗北納哈達瑪爾水。南納多拉錫山水博羅河。折北流注鄂爾坤河。

都蛙鎖豁兒說。那一叢起來的百姓裏頭。有一個黑車子。前頭有一個女兒生得好。若是不會嫁人呵。索與弟朵奔篋兒干爲妻。就教朵奔篋兒干去看了。

朵奔篋兒干到那叢百姓裏頭看了。這女兒名阿蘭豁阿。果然生得好。也不會嫁人。

輟耕錄作阿蘭果火。元史從之。語解改阿倫果幹。源流作阿掄郭幹。又作阿隆格幹哈屯。

又作和蘭郭幹。通鑑輯覽注曰：阿倫郭幹，蒙古語多美之稱。那叢百姓，是豁里刺兒台篋兒干一家。

源流作郭哩岱默爾根。

當初闊勒巴兒忽真地面的主人。

源流稱和蘭郭幹爲高麗察罕汗所獻。蓋以闊勒爲高麗之對音。文田案：闊勒乃幹勒二字之對音。金源族姓也。金史百官志曰：凡白號之姓，完顏、夾谷、幹勒、光吉、刺皆封金源郡。是幹勒爲金源之族姓。與闊勒對音也。巴兒忽真者，後文三卷脫黑脫阿順。薛涼格河走入巴兒忽真，則其地在今恰克圖之北。順色楞格河北流，瀦爲白哈爾湖。此巴兒忽真地之在幹難河源西也。此巴兒忽真，既近後文所云之禿馬敦，又有貂鼠青鼠之產，似今遼東地矣。國朝方式濟龍沙紀略曰：枯輪海以南，喀爾喀河以西，巴爾虎地，巴爾虎者，喀爾喀中之一部也。其戍此者，闌入俄羅斯境，大軍征俄羅斯來歸，編旗充兵者二百四十人，卽以其人爲佐領云云。此巴兒虎，卽巴兒忽之對音。地之在幹難河源東者也。元史本紀納真于巴刺忽民家爲贅壻，此卽祕史之巴兒忽真地。然則元氏先代多有與巴爾忽爲媼戚者。厥後海真取海都歸八刺忽之地止焉。率八刺忽及怯谷之民，共立爲君，列營帳於八刺合黑河上，跨河爲梁，以便往來。是元氏未遷幹難以前，固嘗建庭於此，似卽此巴

至源流所云高麗，則元代最重高麗女子，是其舊俗。葉子奇草木子曰：北人女使必得高麗女孩，家僮必得黑厮，不如此謂

之不成仕宦。又

周恭王元宮詞

云奇氏家居鴨

綠東。盛年纔得

位中宮。楊維植

元宮詞云北幸

和林輻殿寬句

歷女侍健仔官

皆元人。重高麗

女子之證據。渤

海三韓地與朝

鮮交錯。則闊勒

亦即高麗之轉

聲。

兒忽真矣。黑龍江外紀曰。巴爾呼。鄂勒特。皆蒙古也。一作巴爾虎。亦有新舊之別。在齊齊

哈爾者。舊巴爾呼也。在呼倫貝爾者。新舊巴爾呼相閒。而新者盛也。

名巴爾忽歹篋兒干。有一個女兒名巴兒忽真豁呵。

源流作巴喇郭沁郭幹。

嫁與豁里禿馬敦部落的官人。

禿馬惕者。土默特之對音。後文十二卷豁兒赤因禿馬惕女子生得美。卽此部也。洪編修

亮吉乾隆府廳州縣志曰。土默特二旗。在喜峯口東北五百九十里。本古孤竹國。漢置柳

城縣。屬遼西郡。爲西部都尉治。晉咸康中。燕慕容皝改爲龍城縣。遂建都。號和龍宮。元魏

爲營州治。隋復置柳城縣。爲遼西郡治。唐爲營州都督府治。後爲奚所据。遼太祖平奚。置

興中府。治興中縣。隸中京道。元降爲州。屬大甯路。明初以內附部長爲三衛指揮使。自錦

義歷廣甯至遼河曰奉甯衛。其後地爲蒙古土默特所据。東至楊柳木牧廠。西至喀喇沁

右翼。南至盛京邊牆。北至喀爾喀左翼。及敖漢。自喜峯口至京師一千里。國朝方恪敏觀

承松漠草詩曰。今土默特卽明土木。世祀告絕。朝廷擇部內一人。授爲都統。以領其衆。居

歸化城。

名豁里刺兒台篋兒干爲妻。在阿里黑兀孫地面。

源流作阿哩克烏遜

生了這阿闌豁阿名字的女兒。

豁里刺兒台篋兒干起來的緣故。爲豁里禿馬敦地面貂鼠青鼠野物。

後漢書。夫餘國出貂狽。挹婁出好貂。東沃沮有貂布。新唐書曰。黑水靺鞨。土多貂鼠。五代史曰。女真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宋葉隆禮契丹國志曰。女真國土產青鼠貂鼠。明一統志曰。遼東土產貂鼠青鼠皮。俱東甯衛出。稗史彙編曰。契丹貴者披貂裘。以紫黑色爲次。國朝吳振臣甯古塔紀略曰。飛牙喀。烏稽韃子。其地不產五穀。出魚及貂皮。元狐黃狐。海螺。黃鼠灰鼠。水獺。据此則祕史所云青鼠。似今灰鼠也。

被自火裏禁約。不得打捕的上頭。

自火猶云自家。今京師尙有此語。龍沙紀略曰。貂產索倫之東。捕貂以犬。非犬則不得。貂虞者往還。嘗自減其食以飼犬。犬前驅。停嗅深草間。卽貂穴也。伏伺揜之。或驚竄樹末。則人犬皆息。以待其下。犬惜其毛不傷以齒。貂亦不復戕動。納於囊。徐俟其死。人歲輸一於官。黑龍江外紀曰。今之貢貂。挹婁貂也。布特哈人歲齎糧入山探捕。利在大雪。故秋卽去。春始還。往往難得。說者謂貂見人走入穴者。取之如探囊。升木則稍難。然守待旬日。亦有到手之時。惟匿石罅中。則無計可施。貂以榛子爲糧。畜者多飼雞肉。性畏人。近之瞠目切

齒聲如鼠。見捕常緣壁走承塵上。狀如倒挂鳥。其便捷雖猿無以過之也。

煩惱了。聽得不兒罕山野物廣有。全家起來。投奔不兒罕山的主人。名晒赤伯顏。因此就做了豁里刺兒姓。

此敍元代阿蘭果火太后外家得姓之由。託始于后父豁里刺兒台也。輟耕錄蒙古氏族七十二種。有郭兒刺思。色目三十一種。有火里刺。二族音俱相近。此殆卽蒙古之郭兒刺思一族。若太祖本紀言諸部會韃河盟誓來侵者有火魯刺思部。或卽色目一枝矣。

朵奔篋兒干取了阿闌豁阿爲妻的緣故。是這般。

阿闌豁阿。朵奔篋兒干取了爲妻的後頭。生二子。一個名不古訥台。一個名別勒古訥台。

源流云。生伯勒格特依伯袞德依。卽二人名字之對音。雖長次互異。而爲朵奔篋兒干之子。則與祕史相同。惟南村輟耕錄無此二人。彼云脫奔哱哩韃妻阿闌果火太后生三子。曰博寒葛。曰博合觀撒里吉。曰始祖孛端叉兒。按之祕史。皆生於阿闌寡後。而朵奔二子。遂爾闕如。文田案。陶九成元代遺民。明初耆宿。留神掌故。號爲淹賅。削彼二難。存茲三絕。豈不以力微皇帝。無復舅家。夏侯銅鑲。虛傳小吏。於是孤存啓石。代諱空桑。馮身莫濟。其丹朱。吞魫。惟知其簡狄。所以沙陀克用。無關射虎之家。離石劉淵。何與象龍之胃。用是別裁五桂。表襮三珠。察其用心。逸哉其可思也。泊景濂奉敕謀編。稟承不易。沿其限斷。襲彼

規繩直以孝端方爲鼻祖。自茲以上。槩在刪除。然而禰朵犇則亂宗。削阿蘭則無色。於是推原夜寢。鋪述神人。白光颺入於天窗。金色來趨于臥榻。神靈之允。祇有一人。孔懷連枝。強歸異父。此則紛紜無定。首鼠兩端。既乖祕史之真。益昧輟耕之旨。夫不夫而孕。何解於守貞。妄易其文。尤嫌於武斷。昭代推尋蒙古。自述源流。俗雖近于榛狉。事若合於符節。然則祖龍系。謀難舍。嬴宗。匈奴傳文。仍追昌意。揆之史例。誰曰不然。且自古帝王。胥由天授。是以姜姬履敏。劉媪夢神。凡厥靈徵。幾同野合。未聞呱呱后稷。不承帝嚳之家。赫赫漢高。謂匪唐堯之後。彼其疑誤後學。繆亂史裁。論幹蠱而已。非擬闕文而尤妄。所謂秦人不死。誣辭始辨于苻生。蜀老猶存。枉筆方昭於陳壽者也。今並取裁祕史。無取宗儀之稗說者焉。

朵奔篋兒干的哥哥都蛙鎖豁兒。有四子。同住的中間。都蛙鎖豁兒死了。他的四個孩兒。將叔叔朵奔篋兒干。不做叔叔般看待。撇下了他。自分離起去了。做了朵兒邊姓。

亦作朵兒別。乃聲之轉也。輟耕錄。蒙古氏族七十二種。有朵里別歹。卽此。後文四卷抹赤別都溫。是其後也。

在後一日。朵奔篋兒干。往脫豁察。黑溫都兒名字的山上。捕獸去。於樹林內。遇著兀良哈部落的人。

巧師元注有兀良哈即今烏梁海之轉音一句。後乙去。今烏梁海遊牧。在西金山齊桑泊一帶。兀良哈遊牧在東。豈明末其部西徙邪。峻考。

元史語解曰。溫都兒高也。明何喬遠名山藏曰。韃靼北胡也。其地東至兀良哈。西至瓦剌。又曰。兀良哈古東胡地。高辛氏之裔。昔高辛氏游海濱。過棘成。闕遇顓頊之墟。樂之。封其子厭越。居焉。邑於紫蒙之野。號曰東胡。漢鮮卑。唐吐谷渾。宋契丹。皆其地也。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元時爲大甯路北境。高帝既有天下。東夷遼王。惠甯王。朵顏元帥府。各遣使來朝。於是卽古會州置大甯都司。封子權爲甯王。填之。後置大甯朵顏福餘三衛。成祖靖難時。將引兵南向。患甯王躡其後。自永平攻大甯入之。謀擁甯王燕府中。賜予兀良哈。兀良哈皆喜。成祖行。甯王餞之郊。兀良哈從。一呼皆戰。遂擁甯王西入關。天下既定。盡割大甯地與之。徙甯王南昌。陳仁錫明世法錄曰。北邊兀良哈。本東胡遺種。其地西連開平。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春秋時屬山戎。秦爲遼西郡。北竟。漢初匈奴冒頓滅東胡。走保烏桓山。至武帝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立郡塞外。伺察匈奴。置護烏桓校尉領之。元魏時號庫莫奚。唐貞觀中內附。置饒樂都督府。咸通後契丹方強。奚舉部役屬。其酋去諸。自別爲西夷。而東夷駐琵琶洲。石晉割幽州雁門入契丹。東西奚遂并隸焉。遼城故奚帳地。實以漢戶。號中京大定府。金因之。元初爲北京路總管府。至元中改太甯路。明初割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置都司於古惠州。領營興等衛二十餘所。所謂北平行都司也。洪武封子權於大甯爲甯王。築大甯寬河會州富峪四城。二十年設行都司。明年故元宗室遼王。

阿札失里。及朵顏諸酋內附。詔於潢水北兀良哈地。分三衛以居之。曰太甯衛。曰福餘衛。曰朵顏衛。大抵三衛與韃靼同俗。專逐水草。各分地住牧。率以廣甯爲界。福餘太甯頗鄰遼陽開原。而朵顏羶集甯遠迤西境外虹螺山。盡有舊太甯故地。福餘太甯恆與東虜合。朵顏恆與西虜合。二衛衰。朵顏強盛。後遂稱曰朵顏三衛云。

在那裏將殺了一個三歲鹿的肋肩肚臟燒著。

朵奔篋兒干問他索肉。兀良哈的人將這鹿取下頭皮帶肺子自要了。其餘的肉都與了朵奔篋兒干。

朵奔篋兒干將得的鹿肉。馱著回去。路閒遇著一個窮乏的人。引著一個兒子行來。朵奔篋兒干問他你是什麼人。其人說我是馬阿里。黑伯牙兀歹人氏。我而今窮乏。

輟耕錄。蒙古七十二種氏族。有伯要歹。卽伯牙兀歹之對音。源流作瑪哈賚。稱爲朵奔篋兒干之連襟。

你那鹿肉將與我。我把這兒子與你去。

朵奔篋兒干將鹿一隻後腿的肉與了。將那人的兒子換去。家裏做使喚的了。

朵奔篋兒干死了的後頭。他的妻阿蘭豁阿又生了三個孩兒。一個名不忽合塔吉。

卽輟耕錄之博塞葛也。源流作布固哈塔吉。

一個名不合禿撒勒只。

輟耕錄之博合覩撒里吉也。源流作博克多薩勒濟圖。

一個名孛端察兒。

輟耕錄作孛端叉兒。源流作孛端察爾。金史舊國語解曰。孛論出胚胎也。滿洲源流考曰。按蒙古語稱始祖爲勃端察爾。此云胚胎。弟以漢語鼻祖例之。義自可通。元史太祖本紀。阿蘭果火。夫亡寡居。夜寢帳中。夢白光自天窗入。化爲金色神人。來趨臥榻。驚覺。遂有娠。產一子。卽孛端叉兒也。源流曰。多博墨爾根卒後。阿隆格幹哈屯每夜夢一奇偉男子與之共寢。天將明卽去。如是者久之。遂生三子。陳桎通鑑續編。阿蘭果火生二子。寡居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又生三子。孛端叉兒其季也。均與元史產一子之說不同。可證秘史之說。又明李廷機大方通鑑云。阿蘭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一乳三子。長曰孛完合答吉。次曰孛合撒赤。孛端叉兒其季也。云云。以爲一乳所生。尤爲誕妄。又與諸書不合。當以秘史爲可信焉。

朵奔篋兒干在時生的別勒古訥台。不古訥台。兩個兒子。背處說俺這母親無房親兄弟。又無丈夫。生了這三個兒子。家內獨有馬阿里。黑伯牙兀歹家人。莫不是他生的麼道。說閒。他母親知覺了。

元史后妃傳曰。成宗卜魯罕皇后伯岳吾氏駙馬脫里思之女。伯岳吾即伯牙兀之對音。源流曰。有好事者謂之云。從無寡婦生子之理。其夫之連衿瑪哈賚常往來其家。疑卽此人。伯勒格依。伯衰德依二人遂疑其母。

春閒一日。他母親阿蘭豁阿。煮著臘羊。將五個兒子喚來跟前。列坐著。每人與一隻箭。斡折折。各人都折折了。再將五隻箭。斡束在一處。教折折呵。五人輪著。都折不折。

廷式接以吐谷
渾爲氏下。或以
數傳至阿豺括
之古人引書多
如此也。未知可
從否。

魏書吐谷渾傳曰。吐谷渾本遼東鮮卑。徙河涉歸子也。涉歸二子。長曰吐谷渾。徙上隴。止抱罕。暨甘松南界。昂城。龍涸。從洮水西南極白蘭數千里中。逐水草廬帳以居。吐谷渾死。有子吐延。爲羌酋所刺。有子十二人。葉延少而勇。遂以吐谷渾爲氏。死。子碎奚立。死。子視連立。死。弟視熊立。死。子樹洛干幼。弟烏紇題立。死。樹洛干立。死。弟阿豺立。阿豺立。兼并羌氏。地方數千里。臨死。召諸子弟告之曰。汝等各奉吾一隻箭。折之地下。俄而命母弟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否。單者易折。衆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云云。阿蘭用意。闇合囊規矣。源流曰。阿掄。郭幹。哈屯。因給伊子箭。桿一枝。命折之。卽折而擲之。旋給五桿。命一并折之。竟不能折。

因那般。他母親阿蘭豁阿說別。勒古訥台。不古訥台。您兩個兒子。疑惑我這三個兒子是誰生的。您疑惑的也是。

您不知道。每夜有黃白色人。自天窗門額明處入來。將我肚皮摩挲。他的光明透入肚裏。去時節。隨日月的光。恰似黃狗般爬出去了。您休造次說。這般看來。顯是天的兒子。不可比做凡人。久後他每做帝王呵。那時纔知道也者。

源流曰。其母云。汝等二人。誤聽旁人之言。疑我。因語以夢中情事。且云爾等此三弟。殆天降之子也。元史既不取三子之說。故本紀云。孛端叉兒沉默寡言。家人謂之癡。獨阿闌語人曰。此兒非癡。後世子孫。必有大貴者。蓋宋濂等撰元史。抄變其文。

阿闌豁阿就教訓著說。您五個兒子。都是我一個肚皮裏生的。如恰纔五隻箭箠一般。各自一隻呵。任誰容易折折。您兄弟但同心呵。便如這五隻箭箠束在一處。他人如何容易折得折。

源流曰。爾兄弟五人。若不相和好。各異其行。卽如前一枝箭。以勢孤而被傷。若公同而行。卽如後五枝箭。勢衆則不能傷之。

住閒。他母親阿闌豁阿歿了。

母親阿闌豁阿歿了之後。兄弟五個的家私。別勒古訥台。不古訥台。不忽合塔吉。不合禿撒勒。只四個分了。

元史太祖紀曰。阿闌沒。諸兄分家貲不及之。

見李端察兒愚弱不將他做兄弟相待。不會分與。

源流曰：後析產時，僅給勃端察爾有迎鞍短尾鍔鬃貉皮馬一匹，外並未給與他物。

李端察兒見他哥哥每將他不作兄弟相待，說道：「我這裏住甚麼，我自去。」由他死呵死，活呵活。因此上騎著一個青白色斷梁瘡禿尾子的馬，順著幹難河去，到巴勒諄阿刺名字的地面裏，結個草庵住了。

巴勒諄阿刺本紀作八里屯阿懶。元史語解改巴爾圖鄂拉。巴爾圖譯言有虎也。鄂拉，蒙古語山也。西域水道記曰：回語下山出口曰阿刺，則阿刺山口也。

那般住的時分，李端察兒見有個雛黃鷹拏住個野鷄，他生計量拔了幾根馬尾做個套兒，將黃鷹拏著養了。

本紀曰：適有蒼鷹搏野獸而食，李端又兒以緡機取之，鷹卽馴狎。源流曰：彼處有一青色鷹攫野鴨而食，結套得鷹，卽放之，而食其所獲之野鴨，結一茅廬棲止度日。

李端察兒因無喫的上頭，見山崖邊狼圍住的野物，射殺了，或狼食殘的，拾著喫，就養了鷹。如此過了一冬。

到春閒，鵝鴨都來了，李端察兒將他的黃鷹餓了飛放，拏將得鵝鴨多了，喫不盡，掛在各枯樹上都臭了。

太祖紀曰。乃臂鷹獵兔。禽以爲膳。或闕卽繼。似有天相之稗史彙編曰。契丹俗以正月上旬射獵六十日。鑿冰釣魚。冰泮卽縱鷹鵠。以捕鵝雁。宋眞宗時。晁迥往賀生辰。還言始至長泊。泊多野鵝鴨。國主射獵。領帳下騎。聲扁鼓。遶泊驚飛鵝起。乃縱海東青擊之。

都亦連名字的山背後。有一叢百姓順著統格黎河邊起來。李端察兒每日閒放鷹。到這百姓處討馬。妳喫。晚閒回去草庵子住宿。

太祖紀曰。居數月。有民數十家自統急里忽魯之野。逐水草來遷。李端又兒結茅與之居。出入相資。自此生理稍足。錢詹事大昕元史攷異曰。統急里忽魯。祕史作統格黎克豁羅罕。豁羅罕者。小河也。

那百姓問李端察兒。索這黃鷹。他不曾與。兩家也不曾相問名姓。只這般住了。李端察兒哥哥不忽合塔吉。後來順著幹難河去尋他。

太祖紀曰。一日仲兄忽思之曰。李端又兒獨出而無齋。近者得無凍餒乎。卽自來訪。邀與俱歸。

行到統格黎河邊。遇著那叢百姓。問道有一個那般人。騎著那般馬。有來麼道。

那百姓說有個那般的人。那般的馬。與你問的相似。他再有一個黃鷹。飛放著日裏來。俺行喫馬。妳子。夜間不知那裏宿。但見西北風起時。鵝鴨的翎毛似雪般刮將來。想必在那裏住。

如今是他每日來的時分了。你略等候著。

源流曰：常於鄂郭爾察克一族人家尋飲妳漿。後其兄伯勒格特依前來尋弟。訪問彼衆。告云爾弟每日來此飲妳漿。伊將來時。每每下雨。爾姑待之。語未畢。天無片雲。陣雨忽至。四顧無人。惟李端察爾自荒郊而來。

略住閒。望見一箇人來到呵。果然是李端察兒。他哥哥認得。引將回去了。

李端察兒點著馬。隨他哥哥行閒。說道人的身子有頭呵好。衣裳有領呵好。說了。他哥哥不答應他。

李端察兒再將前頭的言語說了兩遍。他哥哥纔說你兩三遍的言語。只是這般說。意思裏如何。

李端察兒回說恰纔統格黎河邊。

源流稱其地爲鄂郭爾察克。

那一叢百姓。無個頭腦管束。大小都一般。容易取有。俺可以擄他。

太祖紀曰：李端又兒中路謂其兄曰：統急里忽魯之民。無所屬附。若臨之以兵。可服也。兄以爲然。

他哥哥說既是這般呵。到家裏去。哥哥弟兄每商量著。卻來擄他。

到家裏兄弟每商量的。教李端察兒做頭哨。

太祖紀曰。至家卽選壯士。令李端又兒帥之前行。果盡降之。

李端察兒哨到那裏。將他一個懷孕的婦人。拏住問他。你是甚麼人氏。有那婦人回道。我是札兒赤兀惕阿當罕兀良合眞的人氏。

祕史凡稱惕稱歹。皆部族之通名。若今稱土伯特唐古特。額魯特土爾扈特也。特惕同音。今昔異用耳。此與者勒篋同族。皆兀良哈人。而札兒赤兀氏。其祖名阿當。曾爲一部之主。故曰阿當罕。

那其餘百姓。他兄弟五個都擄將回來了。因這般頭口也有。茶飯使喚的都有了。那懷孕的婦人。李端察兒將他做了妻。

源流曰。招服鄂郭爾察克人衆內一懷孕婦人。李端察爾娶爲妻室。名曰勃端哈屯。生了一個兒子。名字喚作札只刺歹。

源流曰。布丹哈屯貌美。前所孕之子名幹齊爾台。

後來札答刺的人氏。他便是他祖。

見於祕史者。如札木合。札木勒。合勒忽。皆其後也。

那札只刺歹的兒子。名土古兀歹。土古兀歹的兒子。名不里不勒赤魯。不里不勒赤魯的兒

子名合刺合答安。合刺合答安的兒子名札木合。

卽他日與太祖爲友。後爲太祖所殺者也。

就做了札答闐姓氏。

札答闐氏以札只刺歹之名爲氏。非因札木合也。蓋蘭與刺聲轉。祇一姓。非有二族也。

那婦人李端察兒跟前再生一個兒子名巴阿里歹。後來做了巴阿鄰人氏的祖。

巴阿鄰卽巴阿里。因聲轉故譯字異文。如脫幹鄰或作脫幹里。皆聲轉也。輟耕錄蒙古氏族七十二種有八憐。卽此文巴阿鄰。九卷以納牙爲巴阿里種。卽此姓。後文豁赤兀孫老人闊闊搠思。皆其後裔矣。

那巴阿里歹的兒子名赤都忽勒李闊。赤都忽勒李闊娶的妻多。兒子多生了。因此上做了幾年巴阿鄰姓氏。別勒古訥台做了別勒古訥惕姓氏。不古訥台做了不古訥兀惕姓氏。不忽合塔吉做了合塔斤姓氏。

後文四卷偷太祖韉繩。八卷從札木合處來降。皆此部族也。輟耕錄蒙古七十二種姓氏有合忒乞。蓋卽合塔斤矣。

不忽秃撒勒只做了撒勒只兀惕姓氏。李端察兒做了李兒只斤姓氏。

源流作博爾濟錦。卽李兒只斤之對音也。說詳上。

李端察兒又自取了個妻。生了個兒子。名把林失亦刺禿合必赤。

輟耕錄作八林昔黑刺禿合必畜。元史本紀及表從之。源流曰。布丹察爾既娶布丹哈屯。將伊所生之子。命名爲巴噶哩台汗之後裔。哈必齊巴圖爾。

那合必赤的母從嫁來的婦人。李端察兒做了妾。生了個兒子。名沼兀列歹。

太祖紀族人。有照列部。蓋卽出於沼兀列歹。

李端察兒在時。將他做兒。祭祀時同祭祀有來。

有來者。結束之詞。今京師有此語。

李端察兒歿了後。把林失亦刺禿合必赤。

本紀曰。李端察兒歿了。八林昔黑刺禿合必畜嗣。

將沼兀列歹不做兄弟相待。說道。在家常川有阿當合兀良合歹人氏的人往來。莫敢是他的兒子。祭祀時逐出去了。

阿當合卽前文阿當罕之對音。兀良合歹卽兀良合真種族。蓋李端察兒懷孕婦人之外。家常有人往來。故以此疑之。

後來做了沼兀列亦惕姓氏。

後文七卷有合里兀答兒。其後也。元史世系表曰。十祖世系錄曰。李端察爾收騰格哩呼。

喇人氏民戶時嘗得一懷妊婦人曰插只來。納之。其所生遺腹兒。因其母名曰插只來自。後別爲一種。亦號達剌。以非始祖親子。故不列之世表。今按插只來卽札只刺歹之對音。是沼兀列氏非他族。而他族反在札答刺氏也。

合必赤的子名篋年土敦。

元史本紀曰。合必畜生子曰咩撚篤敵。世系表作咩歷篤敵。輟耕錄作咩麻篤敵。源流作瑪合圖丹。又於其上增一代曰伯格爾巴圖爾。是以篋年土敦爲合必赤之孫。非合必赤之子矣。與元史亦不合。

篋年土敦生子七人。

上文云赤都忽勒孛闊兒子多。因此做了篋年巴阿鄰姓氏。然則篋年者。蒙古語多子也。元史本紀曰。咩撚篤敵莫孛倫生七子而寡。

一名合赤曲魯克。

輟耕錄敘元宗室世系。咩麻篤敵七子。長曰旣孛篤兒罕。次某。三某。四某。五某。六某。七曰納眞。旣孛篤兒罕。生海都。是旣孛篤兒罕卽合赤曲魯克也。源流作哈齊庫魯克。一名合臣。一名合赤兀。一名合出刺。一名合赤溫。一名合闌歹。一名納臣把阿禿兒。

納臣。元史本紀作納眞。世系表曰。納眞。今兀察兀禿其子孫也。据史。此七子惟納眞爲贅。

語曰。俗以貧生爲恥。以捐生爲把都。即華言好漢也。云云。按把都。即把阿禿之對音。

塔於八刺忽民家。得免於押刺伊而之難。餘六子皆爲押刺伊而所滅。合赤曲魯的子名海都。海都的母名那莫命。

元史紀作莫拏倫。又以爲咩撚篤敵之妻。則是莫拏倫乃海都之祖母。非母也。相差一代。源流無海都。直云瑪哈圖丹生哈齊庫魯克。哈齊庫魯克生星和爾多克新。是伯升豁兒多黑申。乃合赤曲魯克之子。非合赤曲魯克之孫也。亦差一代。或因押刺伊而之難。譜牒散佚。得諸記憶。致茲訛異。

合臣的子名那牙吉歹。

輟耕錄蒙古氏族有那牙乞台。當出於那牙吉歹。

那牙吉歹。因他性兒好裝官人模樣。就做了那牙勒姓氏。

後文四卷有那牙乞人名種篩。

合赤兀的子名巴魯刺台。

輟耕錄蒙古氏族有八魯刺忽。

因他生的身子大。喫茶飯猛的上頭。就做了巴魯刺思姓氏。

今國朝有勇號之錫名曰巴圖爾。又稱巴圖魯。解云好漢子。卽此巴魯刺之謂也。元文

類張士觀駙馬昌王阿失碑曰。霸突譯云驍勇也。又馬祖常太師太平王燕帖木兒碑曰。

延式按巴魯與巴圖似非音轉。此譯或可商否。

此當改注入把
阿秃兒句下。

八都兒者。華言猛士也。元史兵志曰。勇敢無敵之士曰拔突巴圖。拔突霸突八都皆一聲之轉。其專指喫茶飯猛。則時人諛辭。猶俗云酒囊飯袋。虛有其表也。

合出刺的子也。喫茶飯猛。喚做大巴魯刺。小巴魯刺。

輟耕錄。敘元世系。以大八魯刺斯出於葛忽刺急里怛。小八魯刺斯出於合產。兩人皆敵必乃之子。卽祕史之屯必乃薛禪也。與祕史不同。

額兒點

點疑默
字之誤

圖巴魯刺。脫朵顏巴魯刺。將這四個名就做了姓氏。合闌歹的兒子。爭粥飯。

無上下。因此就做了不答安惕姓氏。合赤溫的兒子。名阿答兒歹。兄弟中閒好閒諜。就做了阿答兒斤姓氏。

輟耕錄。蒙古氏族有阿大里吉歹。阿塔里吉歹。阿塔力吉歹。皆出於此。

納臣把阿秃兒生二子。一名兀魯兀歹。

兀魯兀歹。今之額魯特種。疑其後也。近阿勒坦山及伊犁哈薩克處皆有之。輟耕錄云。今兀察兀脫。卽納眞子孫也。所載元人氏族。蒙古七十二種。有曰兀魯兀。曰兀羅歹。曰兀魯歹。皆此一姓所分也。元史朮赤台傳曰。其先刺眞八都。以材武雄諸部。生子曰兀魯兀台。曰忙兀。與札刺兒宏吉刺亦乞列思等五人。當開創之先。協贊大業。

一名忙忽台。

松漠紀聞曰。盲骨子契丹事迹。謂之蒙古國。即

唐書所謂蒙兀部。

本紀曰。帝寬仁時。賜人以裘馬。若忙兀諸部。皆慕義來降。則太祖殆非蒙古也。

忙忽卽蒙古二字之對音。輟耕錄蒙古七十二種有忙兀歹。又有忙古歹。皆此一姓也。元史畏答兒傳曰。其先刺真八都兒有二子。次名忙兀。始別爲忙兀氏。刺真卽納臣也。八都卽把阿秃矣。

就做了兀魯兀惕忙忽惕二姓氏。

元人之得天下。多得于兀魯兀蒙古二部族之力居多。兀魯兀惕。其著於祕史者。有主兒扯歹。忙忽惕。其著於祕史者。有哲台。有多豁勒忽。有忽亦勒答兒。皆此族也。蒙韃備錄曰。韃國所鄰。前有糾部。左右有沙陀等部爲患。舊有蒙古斯國。在金人天會間。亦嘗擾金虜。金虜嘗與之戰。

納臣把阿秃兒自娶的婦人。又生二子。一名失主兀歹。一名朵豁刺歹。

海都生三子。一名伯升豁兒多黑申。

元史本紀作拜姓忽兒源流作星和爾多克新。世系表及輟耕錄作拜住忽兒。住字不對音。當是生字或性字之譌。

一名察刺孩領忽。

輟耕錄作察刺罕甯兒。

一名抄真豁兒帖該。

輟耕錄作獠忽眞兀禿迭葛。

伯升豁兒多黑申生了一子名屯必乃薛禪。

本紀及表作敵必乃輟耕錄作敵必乃直擊斯源流作託木巴該徹辰元史畏答兒傳曰薛禪者聰明之謂也。

察刺孩領忽生子名想昆必勒格。

想昆即遼史之詳穩語解作詳袞謂辦事官後文王罕之子亦號桑昆則想昆桑昆皆同音也遼史有諸乾詳袞一員從五品掌守戍邊堡金史世紀曰遼太祖命穆宗爲詳穩又金史百官志曰鎮撫邊民之官曰禿里烏魯圖其下有詳穩。

想昆必勒格生子名俺巴孩就做了秦亦赤兀惕姓氏。

太祖本紀作咸補海罕即俺巴孩之轉音也秦亦赤兀惕本紀稱族人秦亦烏部者是也秦亦赤者台吉之合音猶云太子也兀惕者猶云種類也。

察刺孩領忽收嫂爲妻。

輟耕錄曰即收兄拜住忽兒妻漢書匈奴傳曰匈奴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明岷峨山人譯語曰胡俗婦喪夫其家男子即收爲妻妾父子兄弟不論也他適則人笑其不能贍其婦。

又生一子名別速台就做了別速惕姓氏。

輟耕錄蒙古氏族有別速歹。後文有巴刺合赤。有迭該。有窟出沽兒。皆其後也。

抄真幹兒帖該。

幹字上文作豁。同音字也。輟耕錄曰。療忽真兀秃迭葛。今昔卽兀刺其子孫也。

生子六人。一名幹羅納兒。一名晃豁壇。

輟耕錄蒙古氏族有晃忽攤。又有晃兀攤。皆對音字也。

一名阿魯刺惕。

輟耕錄有阿刺刺。又有阿兒刺歹。

一名雪你惕。一名合卜秃兒合忽。一名格泥吉思。就做了這六等姓氏。

後文之只兒豁安。則幹羅訥氏後也。若察阿合。若蒙力克。若雪亦客秃。若速客該者。溫若

捏兀歹。若察合安不注。則晃豁壇後也。若幹歌連。則阿魯刺後也。若忽難。則格泥吉思後

也。

屯必乃薛禪生二子。一名合不勒合罕。

本紀作葛不律寒。卽太祖之曾祖也。輟耕錄世系表曰。敵必乃六子。曰葛木虎。今那哈合

兒其子孫也。曰葛忽刺急里恒。今大八魯刺斯其子孫也。曰合產。今小八魯刺斯其子孫

也。曰哈刺歹。今博歹阿替其子孫也。曰葛赤渾。今阿答里急其子孫也。曰葛不律。生七子。云云。刺所云葛不律與元史合。餘六子均與祕史不合。

一名擣薛赤列。擣薛赤列的子不勒。帖出把阿秃兒。合不勒生七子。

源流作哈布勒汗。

一名斡勤巴兒合黑。

輟耕錄作第八斤八刺哈哈。又曰。今岳斯斤其子孫也。世系表曰。第八斤八刺哈哈。今岳里斤。

一名把兒壇把阿秃兒。

本紀作八哩丹。表及輟耕錄作八里丹。太祖之祖也。源流作巴爾達木巴圖爾。元史兵志曰。忠勇之士曰霸都魯。按把阿秃兒。巴圖爾卽霸都魯對音。

一名忽秃黑秃蒙古兒。

後文第四卷序太祖世次作忽秃黑秃蒙古兒。輟耕錄作忽都魯咩聶兒。今案咩聶兒與蒙古兒音較合。則古字爲傳寫之譌。

一名忽圖刺合罕。

輟耕錄作忽魯刺罕。

一名忽闌。

輟耕錄作急闌八都兒。

一名合答安。

輟耕錄作合丹八都兒。

一名脫朵延斡惕赤斤。

元史作脫端。輟耕錄作掇端斡赤斤。其稱斡赤斤者。本書凡數見之。皆以少子蒙此稱。疑當時蒙古語小王子爲斡赤斤也。

斡勤巴兒合。黑的子。名忽禿。黑禿主兒乞。

巴兒合。黑史作八刺合。滿洲源流考曰。新唐書渤海俗謂王曰可毒夫。按蒙古語謂福曰呼圖克。唐古特語謂再來人曰胡土克圖。元時曾用爲帝號。則可毒夫。或卽胡土克圖之譯音。展轉傳訛。則忽禿。黑禿乃胡土克圖之對音。無可疑也。主兒乞。以後文四卷攷之。乃無敵之稱。

忽禿。黑禿主兒乞。生二子。一名薛扯別乞。

別乞。猶今回部之伯克也。薛扯。元史作薛徹。

一名台出。

太祖紀曰。昔者吾國無主。以薛徹大丑二人。實我伯祖八刺哈之裔。大丑卽台出也。又畏答兒傳曰。時太疇強盛。其兄畏翼率屬歸之。畏答兒力止不聽。追之又不肯還。畏答兒乃還事太祖。所云太疇。卽大丑之對音。他每做了主兒乞姓氏。

主兒乞氏後爲太祖所滅。然輟耕錄蒙古氏族七十二種。尙有朮里乞及朮里歹。皆主兒乞對音字也。則猶有存矣。

把兒壇把阿禿兒生四子。一名忙格禿乞顏。

元史表及輟耕錄作蒙哥賭黑顏。源流作孟格圖徹辰。

一名捏坤太子。

元史表及輟耕錄作聶昆大司。源流作納袞泰實。

一名也速該把阿禿兒。

元史紀作也速該。卽元太祖之父烈祖神元皇帝也。源流作伊蘇凱巴圖爾。

一名答里台幹赤斤。

輟耕錄作答里真。答里真子曰火納耶耶。生小哥王及甯王闊闊出。闊闊出生也里干王。

源流作達哩岱諤濟錦。

文田按赤斤與濟錦皆官人之稱也。唐會要曰。

奚蓋匈奴之別種所居亦鮮卑之故地每部置俟斤其云俟斤即秘史之赤斤又即源流之濟錦也赤斤上加幹字者小官人也。

忽禿黑禿蒙古兒生一子名不里孛闊。元史本紀作播里後文四卷又作不里孛可。

于幹難河邊筵會時將太祖的弟別勒古台的肩甲砍破的便是這不里孛闊。

事見後文四卷別勒古台紀作別里古台案孛闊及孛可與前文別克皆音義相同金史

百官志曰諸謀克從五品掌撫輯軍戶訓練武藝疑謀克急讀亦即別克同音矣。

忽圖刺合罕生三子一名拙赤。

後文太祖長子亦曰拙赤則拙赤者猶云大太子也。

按孛別與謀音皆不近未知其

一名吉兒馬兀一名阿勒壇。阿勒壇本紀作按彈。

廷式案卷六之也客扯連凡二人一爲塔塔兒種人一即此也。

子我既同於闐止劉秀曾冠以國師謂宜詳列注中使易識別

有兩個奴婢一名把歹也。豈塔塔之與達達本非兩種乎。

後文六卷所稱放馬人巴歹即其人也。

一名乞失黎黑。

一名乞失黎黑。

也。

塔塔與達達。斷

非一種。原注列

引太祖自稱一

條似不可刪。

也。客扯連之馬

夫啓昔禮以其

情輸於太祖。故

太祖得全。此非

兩人。只有一人

而已。

太祖紀作乞力失。當作乞失力。蓋本紀多采皇元聖武親征記。此書鈔錄脫落顛倒。不一而足。惟元史哈刺哈孫列傳作啓昔禮。可證其當作乞失力也。

後來到太祖時都教做了答刺兒罕官人。

哈刺哈孫列傳云。擢爲千戶。賜號答刺罕。元文類有劉敏中丞相順德王忠獻王哈刺哈孫碑曰。曾祖啓昔禮。贈推忠佐命宣力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順德王。諡忠武。重厚有英才。遇太祖皇帝於飛龍見躍之際。知可汗將襲之。趣告帝爲備。果至。我兵縱擊。大敗之。以功擢千戶。賜號答刺罕。譯言一國之長。帝謂侍臣。彼家不識天意。故來相害。是人告我。殆天所使。我許爲自在答刺罕矣。因賜御帳什器。及宴飲樂節。如宗王儀。元史哈刺哈孫傳。記啓昔禮事。較此爲簡。所云可汗。卽祕史王罕名脫斡斡者也。馬祖常太平王燕帖木兒碑曰。答刺罕。華言世貸之也。

惟合答安脫朵延兩個無子嗣。

脫朵延。他日之棄太祖歸泰赤烏部者。

衆達達百姓。

宋黃震古今紀要逸編曰。韃韃與女真同種。皆韃韃之後。其居混同江者曰女真。其居陰山北者曰韃韃。韃韃之近漢者曰熟韃韃。其遠於漢者曰生韃韃。生韃韃有二。曰黑曰白。

皆事女真。黑韃靺鞨至忒沒真叛之。自稱成吉思皇帝。又有蒙古國者。在女真東北。至我嘉定四年。韃靺鞨始并其名號。稱大蒙古國。文田案祕史有稱塔塔兒者。有稱達達者。達達卽韃靺鞨。大率克魯連河以東。爲金人地。則稱塔塔。克魯連河以西。色楞格河以東。爲元人地。則稱達達也。宋孟珙蒙韃備錄曰。韃靺鞨始起地處契丹之西北。族出於沙陀別種。故於歷代無聞焉。其種有三。曰黑。曰白。曰生。所謂白韃靺鞨者。顏貌稍細。所謂生韃靺鞨者。甚貧且拙。且無能爲。但知乘馬隨衆而已。今成吉思皇帝及將相大臣。皆黑韃靺鞨也。大抵韃靺鞨人最長者。不過五尺二三寸。其面橫闊。而上下有顴骨。眼無上紋。髮鬢絕少。形狀頗醜。惟今韃靺鞨主忒沒真人物雄壯。所以異也。

合不勒皇帝管著來。

蒙韃備錄曰。韃靺鞨所鄰。前有虜族。左右乃沙陀等部。舊有蒙古斯國。在金人僞天會間。亦嘗擾金虜爲患。金虜嘗與之戰。後乃多與金帛和之。云云。按此。知蒙古斯國卽祕史合不勒稱汗事。蓋當金太宗熙宗兩主天會間也。錄又引李大諒征蒙記曰。蒙人嘗改元天會。自稱太祖元明皇帝。珙嘗討究於彼。開蒙已殘滅久矣。云云。案孟珙著書以辛巳爲今年。計當宋甯宗嘉定十四年。金甯宗興定五年。而元太祖改元之十九年也。諸書敘蒙古改元天興。在熙宗皇統七年。而蒙人改元稱帝。早已在前殘滅。則天興一號。卽是合不勒無

紹興紀年至宋
亡至近者亦百
二十年。殆及二
字似稍誤。

可疑者。又案宋岳珂程史亦引李大諒征蒙記。以證兀朮之封梁。則李大諒作征蒙記。在高宗紹興年間。其去元世祖滅宋。殆及百年。知合不勒與俺巴孩事皆在南渡時。蓋金源南伐之日。螳螂捕蟬。不知黃雀之在後。而西北邊防空缺。遂有蒙人起而爲臥榻之軀也。然是時金人尙強。故能滅蒙古。虜俺巴孩。中隔數十年。始有元太祖之事。

合不勒皇帝雖有七個兒子。都不曾委付。卻教想昆必勒格的孩兒俺巴孩管了。

想昆必勒格。乃合不勒之從叔。俺巴孩與合不勒爲再從兄弟。與之共曾祖海都者也。案本紀。葛不律寒歿。子八哩丹嗣。八哩丹歿。子也速該嗣。史所云葛不律寒。卽此文之合不勒罕也。以此文考之。合不勒罕七子。其二把兒壇。其四忽圖刺。合不勒歿。舍其七子不立而立從弟俺巴孩。本紀稱爲咸補海罕者也。咸補海罕爲金人所虜。衆立忽圖刺合罕。元紀所謂金殺帝宗親咸補海罕。帝欲復仇。卽補斂其事也。雖烈祖有救王罕事。然烈祖本未爲罕。故稱把阿秃兒。與今所謂巴圖魯者相同。旣非稱罕。亦未嗣位也。本紀以也速該爲嗣位者。明代撰元史者之誤也。當以祕史爲信。

捕魚兒海子。

今蒙古喀喀爾喀部克魯倫河所匯之澤。水道提綱謂之布伊爾湖。亦謂之布育里鄂模者也。今名貝爾池。明人稱爲捕魚兒海。葉向高四裔考曰。洪武二十一年夏。永昌侯藍玉爲

按有布爾二字。始知捕兒爲布爾之對音字。而布爾急呼成貝字也。

征虜大將軍率兵由大甯進至慶州。聞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亟薄之。虜不意師至。大驚遁去。卽其地也。國朝西清黑龍江外紀曰。貝爾池亦作布爾池。國語布爾二字切讀成貝。故並存之。古名捕魚兒海。方數百里。亦產鹽。在烏拉總管處西南三百五十里。蒙古境內之喀爾喀河。是其源。北流爲烏爾孫河。則呼倫池水之所會也。案烏爾孫卽下文元兒失溫之對音。布爾兒卽捕魚兒之對音也。

闊連海子

明金幼孜北征錄曰。永樂八年六月初二日午。經闊灤海子。上令往觀。去營可五六里。有山如長隄以限水。海子甚闊。望之無畔岸。遙望水高如山。但見白浪隱隱自高而下。上曰。此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臚胸七河注其中。故大也。水道提綱曰。枯倫湖卽古俱倫泊。亦曰闊灤海子者也。今名呼倫池。黑龍江外紀曰。呼倫池古名俱輪泊。唐書室韋西有烏素固部。當俱輪泊之西是也。明謂闊灤海子。源出懇特山陽。東流爲克勒倫河。古名臚胸河。至黑龍江烏拉總管駐處之西二百五十里。會烏爾孫河之水。匯爲池。方數百里。產五色鹽。不煮可食。

兩個海子中間的河名兀兒失溫

今喀爾喀河源出蒙古特爾根山。流入貝爾池。又從貝爾池東出爲鄂爾順河。水道提綱

謂之烏順河。黑龍江外紀作烏爾孫河。兀兒失温。卽烏順。與鄂爾順。烏爾孫。皆對音也。那邊住的塔塔兒一種人。

明岷峨山人譚語曰。漢以來匈奴頗盛後稍弱。而烏桓興。漢末鮮卑滅。烏桓盡有其地。後魏時蠕蠕獨強。與魏爲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貞觀中李靖滅之。五代及宋契丹復盛。別部小者曰蒙古曰泰赤烏曰塔塔兒曰克列各据分地。既而蒙古兼并有之。顧祖禹方輿紀要曰。應昌城在

輟耕錄蒙古七十二種氏族。有塔塔歹。有塔塔兒。均卽此也。今地圖塔里泊之南有卡倫名哲格勒圖。是其地也。塔里卽塔塔里。此泊以塔塔兒得名矣。元時本亦名答兒海子。特薛禪列傳曰。至元七年。斡羅陳萬戶及其妃囊加真公主請于朝曰。本藩所受農土。在上都東北三百里。答兒海。實駐夏之地。可建城邑以居。帝從之。遂名其城爲應昌府。二十二年改爲應昌路。大德元年名其城爲全甯路。

俺巴孩將女兒嫁與他。親自送去。被塔塔兒人拏了送與大金家。

此金世宗大定閒事也。金史本紀曰。金之先出靺鞨氏。本號勿吉。古肅慎地也。元魏時勿吉有七部。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開元中置黑水府。其後渤海盛強。黑水役屬之。五代時契丹盡取渤海地。黑水屬於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號熟女直。在北者號生女直。金之始祖諱函普。生二男。長烏魯。次幹魯。烏魯子跋海。跋海子綏可。綏可子石魯。石魯子烏古迺。自始祖至此六世矣。第二子是爲世祖劼里鉢。卒。母弟肅宗頗刺淑襲。卒。母弟穆宗英格襲。卒。兄子烏雅舒襲。卒。世祖第二子阿骨打襲爲都勃極烈。遼人嘗言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收國元年正月壬申朔卽皇帝位。上曰。遼以鑛鑊爲號。終亦變

開平故衛東北
二百里元置應
昌路領應昌縣
明金幼孜後北
征記曰清平鎮
即元之應昌路

壞。惟金不變不壞。於是國號大金。蒙韃備錄曰。韃人在本國時。金虜大定閒。燕京及契丹地。有謠言云。韃韃去。趕得官家沒處去。葛酋雍宛轉聞之。驚曰。必是韃人爲我國患。乃下令極於窮荒出兵剿之。每三歲遣兵向北剿殺。謂之滅丁。迄今中原盡能記之。韃人逃遁沙漠。怨入骨髓。至僞章宗立。明昌年閒。不令殺戮。以是韃人稍稍還本國。添丁長育。云云。

按孟珙所稱。則俺巴孩所以被拏送與金人者。乃是滅丁之故也。

俺巴孩去時。別速氏巴刺合赤名字的人說將回去。

別速氏出於海都孫別速台。

說道你對合不勒皇帝的七個兒子中間。忽圖刺根前。并我十個兒子內的合答安太子根前說。

按合不勒是時稱罕耳。此以漢語譯之。非其實。忽圖刺者。合不勒之第四子。阿勒壇之父。太祖從父行也。忽圖刺第六子亦名合答安。故以我子別之。

我是衆百姓的主人。爲親送女兒上頭。被人拏了。今後以我爲戒。你每將五個指甲磨盡。便壞了十個指頭。也與我每報讎。

那時太祖的父也速該把阿禿兒。在斡難河放鷹。

案契丹國志。每歲正月上旬。出行射獵。冰泮卽縱鷹鵠。以捕鵝雁。泊多野鵝鴨。邊泊驚鵝。

鴨飛起乃縱海東青擊之

見篋兒乞氏的人。

篋兒乞氏達達之一種。居於鄂勒昆河色楞格河之間。元史太祖紀作篋里乞部。元史語解通鑑輯覽均改作默爾奇斯。虞集撰句容郡王世績碑作篋乞思。輟耕錄蒙古氏族有滅里吉歹。又有滅里吉。均此種類也。

名也。客赤列都於幹勒忽訥氏行娶的妻引將來。

也。客赤列都源流作伊克齊埒圖。幹勒忽訥源流作鄂勒郭訥特。塔塔兒之一種也。近捕魚兒海子喀爾喀河而居。

也。速該把阿秃兒望見那婦人生得有顏色。隨即走回家去。引他哥哥捏坤太子弟答里台。幹惕赤斤來了。

他兄弟每來到時。也客赤列都見了恐懼。即便打著馬。走過了一個嶺。轉過了一個山背。回來到他妻車子根前。其妻說。那三個人的顏色好生不善。必害了你性命。你快走去。你若有幸命呵。似我這般婦人有也者。你想我呵。再取的婦人就喚做我的名字者。說了。就脫下衫兒。與他做記念。也客赤列都於馬上方纔接得衫兒。見也速該把阿秃兒兄弟三人來了。即便打著馬逆著幹難河走了。

卽活兒活河也。水道提綱曰：枯倫河有烏里順河，自布伊爾湖會喀爾喀河，諸水來會，喀爾喀河出阿魯他拉奇嶺西麓，合三源西南流，有活爾活河，自南來會，折西北流，曰喀爾喀河。

將忽圖刺立做了皇帝，就於大樹下做筵席，衆達達百姓喜歡繞這樹跳躍，將地踐踏成深溝了。

後文九卷稱此樹爲鶡鬆樹，蓋又卽三卷札木合所居之鶡鬆樹也。

忽圖刺做了皇帝，同合答安太子往塔塔兒處報仇，行了，與闊湍巴刺合札里不花兩人。

塔兒部
首領

斃殺十三次，不曾報得仇。

蒙韃備錄曰：二十年前，山東河北，誰家不買韃人爲小奴婢，皆諸軍掠來者。今韃人大臣，當時多有擄掠住於金國者，且其國每歲朝貢，則於塞外受其禮幣而遣之，亦不令入境。韃人逃遁沙漠，怨入骨髓，云云。以孟珙著書在辛巳年計之，則忽圖刺稱罕，在寧宗嘉泰二年以前。

與塔塔兒斃殺時，也速該把阿禿兒將他帖木真兀格豁里不花等擄來，那時也速該把阿禿兒的妻訶額命正懷孕，於幹難河邊迭里溫孛勒答黑山下生了太祖。

迭里溫孛勒答元史作跌里溫盤陀，朔方備乘曰：敖嫩河東流，集爾渾河自北來入之，集爾

· 渾河出卡倫外巴彥珠爾克山。南流逕集爾渾卡倫東。云云。集爾渾似卽迭里溫之對音。盤陀譯言山也。孛答與盤陀爲對音字矣。

太祖生時。右手握著髀石般一塊血生了。

蒙韃備錄曰。韃主忒沒真乃舊牌子頭結婁之子。牌子頭者。乃彼國十人之長也。髀石所以擊兔。詳見後文三卷。

因擄將帖木真兀格來時生。故就名帖木真。

元史本紀作鐵木真。語解改作特穆津。謂鐵之最精者也。本紀曰。烈祖征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宣懿太后月倫適生帝。手握凝血如赤石。烈祖異之。因以所獲鐵木真名之。志武功也。蒙韃備錄曰。今成吉思皇帝甲戌生。所傳忒沒真乃小名爾。初無姓氏。亦無名諱。

訶額命生了四個兒子。一名帖木真。一名合撒兒。一名合赤溫。一名帖木格。一個女兒。名帖木侖。

合撒兒。源流作哈薩爾。帖木格。後文每稱曰斡赤斤。譯言少子也。

帖木真九歲時。合撒兒七歲。合赤溫五歲。帖木格三歲。帖木侖女子正在搖車內有來。

夫聞亦不甚講。

明葉子奇草木子曰。元朝起自漠北。風俗質樸。並無所諱。君臣往往同名。後來雖有諱法之行。不過臨文略缺。點畫而已。士大夫聞亦不甚講。

蒙韃備錄曰。成吉思皇帝以甲戌生。兄弟凡四人。成吉思居長。大皇帝陣亡。二皇帝名便。

按別克帖兒事
詳卷二則以爲
陣亡者亦傳訛
也。

明李詡戒菴漫
筆曰。今人眠小
兒竹籃。名搖籃。
又曰。郭晟家筵
事親曰。古人製
小兒睡車曰搖
車。以兒搖則睡
故也。蓋搖車即
搖籃。

明金幼孜後北

古得那。三皇帝名。忒沒葛真。案忒沒葛真。即帖木格便古得那。當即別勒古台。大皇帝似
即合撒兒。後文八卷札木合。稱爲拙赤合撒兒。拙赤即大太子也。輟耕錄曰。烈祖諱也速
該。生太祖皇帝。又生溜王。撈只哈撒兒。又生濟王。哈赤溫。又生鐵木哥幹赤國王。即幹真
那顏。又生廣寧王。別里古台。即孛魯古歹。元史宗室世系表。烈祖神元皇帝五子。長太祖
皇帝。次撈只哈兒。三哈準大王。四鐵木哥幹赤斤。所謂皇太弟。幹噴那顏者也。五別里古
台王。案哈準。即合赤溫。而無別克帖兒。所云陣亡。或指此。邵學士遠平。元史類編曰。烈祖
女帖木命。適孛秃亦乞列氏。孛秃善騎射。太祖初嘗遣孛兒徹丹出使。過也兒古納河。孛
秃知之。會日暮。止宿。殺羊爲食。復假以良騎。孛兒徹丹歸。具以告。太祖大喜。妻以皇妹。孛
秃有馬三千。請以半爲聘。皇妹號昌國大長主。薨。太祖復以皇女火臣別吉爲繼。國朝吳
振臣甯古塔紀略曰。生子滿月。下搖車。如吾鄉之搖籃。其製以篩板圈做兩頭。每頭兩孔。
以長皮條穿孔內。外用彩畫。并懸響鈴之類。內墊薄板。懸於梁上。離地三四尺。用帶縛定。
小兒使不得動。哭則乳之。不已則搖之。口念巴不力。如吾鄉之嘎啞啞也。
帖木真九歲時。他父親也速該。將他引往母舅幹勒忽訥氏處。索女兒。詞額命
外家。與帖木真做
妻。到拙克撒兒赤忽兒古名字的兩山間。

兩山在克魯倫河之旁。岷峨山人譯語曰。元還朔漠。一傳愛猷識里達臘。再傳脫古思帖

征錄曰。雙泉海即撒里怯兒。元太祖發迹之所。

舊嘗建宮殿。山川環繞。有二海。

子西北有三關。口通飲馬河。土刺河。

木兒爲也。速迭兒所弑。洪武中。天兵往討其罪。追至撒撒兒山。又曰。撒撒兒山。洪武中總兵官周興征胡兀者。河追至此山下。云云。卽此扯克撒兒山矣。

遇著翁吉刺氏人德薛禪。

金史地理志。撫州柔遠縣有昂吉灤。卽翁吉刺也。事物異名。鴛鴦蒙古語曰昂急兒。蓋其地有鴛鴦湖。蒙古語名昂吉兒。淖爾居其地之人。因以翁吉刺三字爲姓氏也。元史紀傳作宏吉刺氏。薛禪源流作岱徹辰。徹辰卽薛禪對音。元黃滔文獻集別里哥帖穆爾神道碑曰。薛禪者華言大賢也。木華黎傳。薛禪華言大賢也。又畏答兒傳曰。薛禪者聰明之謂也。輟耕錄。蒙古氏族有翁吉歹。又有永吉列思。皆翁吉刺氏也。特薛禪傳曰。特薛禪姓孛思忽兒。初弘吉刺氏孛思忽兒世居朔漠。本名特。因從太祖起兵有功。賜名薛禪。故兼稱曰特薛禪。女曰孛兒台。太祖光獻翼聖皇后。子按陳從太祖征伐。凡三十二戰。賜號國舅。按陳那顏。賜銀印。封河西王。蒙韃備錄曰。拙赤那那兒封尙書。今乃成吉思正后之弟。部下亦有騎軍。

德薛禪問說也。速該親家你往那裏去。

是時未爲親家。此史氏追敘之詞。

也。速該說我往這兒子母舅幹勒忽訥氏索女子去。德薛禪說你這兒子眼明面光有。

我昨夜夢見一個白海青。

契丹國志曰。女真東北與五國爲鄰。五國之東鄰大海。出名鷹。自東海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能擒鵝鷺。爪白者尤以爲異。北盟會編曰。海東青者。出五國之東。每歲發甲馬千餘人。卽東海巢穴取之。與五國戰鬪而後得。元史地理志曰。合蘭府水達達路有俊禽。曰海東青。由海外飛來。至奴兒干。土人羅之以爲土貢。輟耕錄曰。白湛淵瑛詩曰。海青羽中虎。燕燕能制之。小隙沈大舟。關尹不吾欺。海青俊禽也。而羣燕緣撲之卽墜。物受於所制。無大小也。柳邊紀略曰。海東青者。鷹品之最貴者也。純白爲上。白而襍他毛者次之。灰色者又次之。

草木子曰。海東青。鵝之至俊者也。出於女真。在遼國已極重之。因是起變而契丹以亡。其物善。旋天鵝。飛放時。旋風羊角而上。直入雲際。能得頭鵝者。元朝宮裏賞鈔五十錠。

兩手擎著日月。飛來我手上立。我對人說。日月但曾眼見。如今這白海青擎日月來到我手上。必然好也。速該親家。原來你今日將這兒子來。應了我的夢。必是你乞顏人的吉兆。其稱烈祖爲乞顏者。以烈祖之兄忙格禿是時稱乞顏也。

俺翁吉刺家。在前日子裏。不與人爭國土百姓。契丹國志曰。正北至蒙古里國。無君長所管。亦無耕種。以弋獵爲業。不常其居。每四季出行。惟逐水草。所食惟肉酪而已。不與契丹爭戰。

草木子曰。元朝但有顏色的女子。便獻與您皇帝人家。后妃位子裏。教坐有來。

正后皆用雍吉刺氏自太祖與其族帳設誓同取天下世用其女爲后自正后之下復立兩宮其稱亦曰二宮皇后三宮皇后

元史后妃傳曰特薛禪子按陳賜號國舅封王爵有旨生女爲后生男尙公主世世不絕明王光魯元史備忘錄曰特薛禪宏吉刺氏從太祖起兵有功女世爲后太祖憲宗世祖二成宗武宗仁宗泰定文宗順帝皇后皆宏吉刺氏

大凡結親呵兒孩兒便看他家道女孩兒便看他顏色也速該親家我家裏有個女兒年幼小哩同去看來就引到他家裏去了

到他家裏見了他女兒生得好也速該心裏喜歡其女子十歲大帖木真一歲名孛兒帖

源流作布爾德是爲光獻翼聖皇后元史后妃列傳曰太祖光獻翼聖皇后名旭真弘吉刺氏特薛禪女也特薛禪與子按陳從征有功太祖賜號王爵以統其部約生女世世爲后生男尙公主世祖至元三年十二月追諡

當日就在他家宿了第二日也速該問他索這女子薛禪說豈多遍索了與呵便重少遍索了與呵便輕大凡女孩兒生了老在家裏的理無我將女兒與你兒子你兒子留在這裏做女婿兩家相從了也速該說我兒子怕狗休教狗驚著就留下他一個從馬做定禮去了也速該回去到扯克扯兒地面即上文之扯克撒山遇著塔塔兒每做筵席因行得飢渴就下馬住了不想塔塔兒每認得說也速該乞顏來了因記起舊日被擄的冤仇暗地裏和了毒藥與喫了也速該上馬行到路間覺身子不好了行了三日到家越重了

也速該說。我心裏不好。我近處有誰。當有察刺合老人的子蒙力克。

海都孫晃豁壇後也。蒙力克源流作莽古里克。元史忠義傳。伯八兒祖明里也赤哥。卽蒙力克也。

就喚來對說。我兒子每幼小。將帖木真去做女婿。回時被塔塔兒家暗毒害了。我心裏好生不好。你兄弟每行嫂嫂行照顧的你知者。我兒子帖木真快與我取來。說罷死了。

元史紀曰。也速該崩。至元三年十月。追諡烈祖神元皇帝。

元朝祕史卷二

張氏影元槧本，自蒙力克以下分入卷二，與大典本同。

蒙力克依也速該去對德薛禪說也。速該想帖木真好生心疼，教我來取德薛禪說。既是想呵，教去見了便回，遂引將回去了。

那年春閒，俺巴孩皇帝的兩個夫人，幹兒伯莎合台，祭祀祖宗時，訶額侖去得落後了。祭祀的茶飯，不會與訶額侖對說也。速該死了我的兒子，怕長不大麼道。大的每的胙肉分子，爲甚不與眼看看的茶飯不與了。起營時不呼喚的光景做了也。

幹兒伯莎合台那兩個夫人道：你行無請喚的禮，遇著茶飯呵便喫。俺巴孩皇帝死了麼道，被訶額侖這般說。

自你行至便喫，爲兩夫人語。俺巴孩九字，訶額侖語。蓋俺巴孩爲部長時，待也速該甚厚。是時不然，故追思之，以寄醴酒不設之憤也。

論來呵，可將這母子每撇下在營盤裏，休將他行。

以上兩夫人語。

第二日起行時，塔兒忽台

舊誤吉今正。此與下四字連，蓋一人。

乞鄰禿黑。本紀作塔兒不台。後文五卷作塔兒忽

台乞鄰勒秃十卷作塔兒忽台乞鄰勒秃。蓋秦亦兀部官人。脫朶延吉兒帖等。果然將他母子每撇下了。

元史本紀作脫端火兒真。今案脫朶延即合不勒合罕少子。太祖叔祖輩也。

當有察刺合名字老人勸時。

蒙力克父也。

脫朶延吉兒帖說道。深水乾了。明石碎了。

太祖紀曰。烈祖崩。帝方幼。沖部衆多歸秦赤烏。近侍有脫端火兒真者。亦將叛去。帝自泣留之。脫端曰。深池已乾矣。堅石已碎矣。留復何爲。竟帥衆馳去。

不從他勸。起了。又將察刺合老人背脊上刺了一鎗。察刺合老人被傷在家裏臥時。帖木真來看他。老人說。你父親收的并俺衆人的百姓。被他將去。因勸他的時分。被他傷了。帖木真哭將出去。訶額侖親自上馬。教人擎了英槍。領著人去。將一半人邀下了。那一半邀下的人。也不肯停住。都隨著秦亦赤兀去了。

秦亦赤兀爲俺巴孩之姓氏。故史以秦赤烏部稱曰族人也。太祖紀曰。宣懿太后麾旗將兵自追叛者。驅其大半而還。

秦亦赤兀惕兄弟。每將他母子撇下時。訶額侖好生能事。拾著果子。撇著草根。將兒子每養活了。這般艱難時分。養得兒子每長成了。都有帝王的氣象。

訶額侖菜蔬養來的兒子。都長進好了。敢與人相抗。爲奉養他母親上頭。將針做鈎兒。於幹

難河裏釣魚。又結網捕魚。將母親奉養了。

一日帖木真合撒兒別克帖兒。源流作伯克特爾別勒古台。

元史耶律留哥傳作孛魯古台。源流作伯格勒德依。又別里古台傳曰。宗王別里古台者。烈祖之第五子。太祖之季弟也。帝嘗曰。有別里古台之力。哈撒兒之射。此朕所以取天下也。

四兄弟同坐釣魚時。帖木真釣得一個金色魚兒。他異母弟別克帖兒別勒古台兩個奪要了。帖木真合撒兒二兄弟回家對母親說。我釣得一個金色魚。被別克帖兒別勒古台奪了。他母親說。您兄弟每如何那般。做譬諭說道。除影兒外無伴當。除尾子外無鞭子。

猶云形影相弔。孑然一身。孤寒之極也。源流曰。特穆津哈薩爾二人告其母云。伯克特爾二人。將我等所釣之魚。奪而食之。今日又將哈薩爾所射之雀。奪而食之。意欲殺伊二人。其母云。爾等何以與從前偕齊果勒之鄂伯埒郭幹之五子一般議論。爾等譬如影之隨形。尾之在身。不可離異。

咱每受泰亦赤兀兄弟每的苦。報不得時。如何恰似在前阿蘭孃孃的五個孩兒般不和順。您每休那般做。

自那裏帖木真合撒兒兩兄弟不喜他母親說。又說。我昨前射得箇雀兒。也被他奪了。今遭

釣得個魚。又被他奪了。似這般呵。一處怎生過。說了兩兄弟將門簾子丟著出去。那時別克帖兒在小山上放馬坐著。帖木真自後隱著。合撒兒自前隱著。將箭抽著要射他時。被別克帖兒見了。說。泰亦赤兀兄弟的苦受不得。響怎生能報。如何將我如眼中的毛口中的梗容不得。我死就死。您休將我別勒古台棄了。說訖。盤腳坐著。等他的箭。帖木真兩兄弟自前自後將別克帖兒射死了。

源流曰。由是與兩人交惡。伯克特爾云。要殺我便殺。切勿殺伯勒克德依。伊是日後給爾等出力之人。不允。遂置伯克特爾於死。

帖木真合撒兒回到家裏。他母親訶額侖見他兩個孩兒的顏色。心裏覺了。說道。您初生時手裏握著黑血塊。生來您每如喫胞衣的狗般。又如衝崖子的猛獸般。又如忍不得怒氣的獅子般。又如活吞物的蟒蛇般。又如影兒上衝的海青般。又如噤聲吞物的大魚般。又如鷲自羔兒後跟的風駝般。又如靠風雪害物的狼般。又如趕不動兒子將兒子喫了的鴛鴦般。又如護窠的豺狼般。又如不疑貳孛物的虎般。又如妄衝物的禽獸般。您除影子外無伴當。影子外無鞭子。

源流曰。其母大怒。斥責之曰。爾等其欲相殘相殺乎。殆馳山之狗子與。殆嚙胎之豺狼與。殆顧影自搏之海青與。殆掉尾自擊之鼠輩與。此與虺蜴奚異。語意與此同。而文法較潔。

泰亦赤兀惕兄弟每的苦受不得仇怎生般報得。思想閒。您怎生過了。又這般做。如此。將老人每的言語引證著。將他兒子每怪了。

那般住閒。泰亦赤兀惕乞鄰勒秃黑說道。

卽上文塔兒忽台乞鄰秃黑。

原撇下帖木真母子每。如今莫不似飛禽的雛兒般毛羽長了。走獸的羔兒般大了。領著作當來看。帖木真母子每見他每來。心上畏怕。別勒古台於密林內將木頭折折。割做寨子。又將合赤溫帖木格帖木侖三個小的。藏在崖縫裏。合撒兒與泰亦赤兀惕每相射鬪閒。泰亦赤兀惕大聲叫著說。只將你哥哥帖木真來。其餘的人。我不要。因此帖木真畏怕。上馬走入山林裏去。被泰亦赤兀惕看見了。隨後趕到帖兒古捏名字的山行。帖木真鑽入密林裏去了。泰亦赤兀惕每不能入去。周圍守著。

帖木真在密林內過了三宿。牽著馬出來時。將韃的鞍子。脫落在地。回去看呵。扳胸肚帶依舊扣著。說道。肚帶扣著。鞍子脫落呵。猶可。扳帶扣著。鞍子如何脫落的。莫不是天止當住我麼。復回去。住了三日。又出來時。密林口子帳房般一塊大白石倒下。塞著。帖木真說。莫不是天止當我麼。

源流曰。至第三日欲出時。因馬鞍脫落。云。肚帶鬆扣則有之。後鞦何以脫落。此係天父止。

我又隔三日欲出時。見一塊大白石阻路。云向無此石。蓋天父用此止我。

又復回去。住了三日。前後共住了九日。無喫的茶飯。說道這般無名。如何死了。不如出去。將塞住口子石邊的木。用削箭刀子割開。牽著馬下山來。被泰亦赤兀惕守的人。拏將去了。

塔兒忽台乞鄰勒秃黑。將帖木真拏去。於他百姓內傳了號令。教每營裏住了一宿。徇著行時。正當四月十六日。泰亦赤兀惕每於幹難河岸上做筵會。日頭落時散了。此時教一個年小軟弱的人。守著帖木真。帖木真見人散了。將那年小弱的人。用枷梢於頭上打倒。走了。走到幹難河邊林內臥著。恐怕人見。又入幹難河水的溜道裏仰臥著。身在水裏。但露出面來。那個失了人的人。大聲叫著說。拏住的人脫走了麼。道叫時。散了的泰亦赤兀惕聚來。著白日般月明裏。幹難河邊樹林裏。挨排著尋。帖木真在溜道裏臥著。速勒都孫姓氏。

源流作蘇勒德遜 鎖

兒罕失刺名字的人。

源流作託爾干沙喇。十卷稱鎖兒罕失刺爲泰亦赤兀脫迭干家人。又四卷有速勒都人之赤勒古台。八卷有孫勒部都歹種之塔孩。應爲同族。

經過尋時。正見著。說道。正爲你這般有見識了。所以上泰亦赤兀惕兄弟每妬害你。你謹慎。只那般臥著。我不告你那般。說了過去了。

泰亦赤兀惕每再回排尋共說時。鎖兒罕失刺再說。你每白日裏失了人。如今黑夜裏如何。

尋的再回原行的路上去將不會見處仔細排尋了散著明日再聚著尋這帶枷的人那裏去。這般說了再回去尋時鎖兒罕失刺再經過對帖木真說我每只這一遍排尋回去了明日再來尋如今我每散了後你自尋你母親兄弟去若見人時休說我見你來說訖過去了他每散了後帖木真心裏想著說昨前每營裏輪流著教看守我時鎖兒罕失刺家裏宿呵他的沈白源流作秦拜赤老溫源流作齊拉滾即四傑之一也名字的兩個兒子心裏憐憫我夜裏與我脫了枷教散宿來如今鎖兒罕失刺將我見了又不肯對人說幾次經過去了如今只他那裏去必救了我所以順著幹難河尋鎖兒罕失刺去了

他家的記號打馬嬾子自夜到明聽著這記號行呵聽得打馬嬾子聲到他家裏入去呵鎖兒罕失刺說我教你尋你母親兄弟去你如何就來他的沈白赤老溫兩個兒子說雀兒被龍多兒趕入叢草去呵叢草也能救性命草尙能如此咱每行來的人不能救他呵反不如叢草

龍多兒蓋蒙古語鷹也元史土土哈傳曰欽察國主亦納思曰逃鷗之雀叢薄猶能生之吾顧不如草木耶是當時有此語

所以將帖木真枷開著燒了於他後面盛羊毛的車子裏藏了分付他合答安名字的妹子看著源流作哈哈干說任誰行休對他說

第三日。秦亦赤兀惕兄弟每說。帖木真莫不是人藏了他。將俺自火裏搜一搜。於是搜到鎖兒罕失刺家。房裏車裏牀下都搜遍了。落後搜到載羊毛的車上。將車門內的羊毛揪出。揪到車後時。鎖兒罕失刺說。似這般熱天氣。羊毛裏若有人。何能當的。搜的人所以下車去了。搜的人去了後。鎖兒罕失刺對帖木真說。你險些將我斷送的煙消火滅。如今你母親兄弟行尋去。與了他一個無鞍子甘草黃白口不生駒的騾馬。再煮熟了一個喫兩母乳得肥羔兒。皮桶裏盛著。與了馬孀子。更與了一張弓。兩隻箭。不會與他火鏟。這般打發教去了。

宋徐夢莘北盟會編引金王寂遼東行部志宿耶塔喇虎寨。漢言火鏟火石。滿洲源流考曰。按滿洲語。雅塔刺庫。火鏟也。

帖木真去了。到他原把的寨子處蹤跡。逆著幹難河踏將去了。有乞沐兒合名字的河。西通著幹難河。

今內府輿圖。敖嫩河出肯特山。東北流。有齊母爾喀河。自南來。屈而西流。入敖嫩河。此卽乞沐兒合之對音也。朔方備乘曰。敖嫩河東流。轉東南流。齊母爾喀河自南來入之。卽提綱之呼瑪拉堪河也。

見那小河邊。有行的蹤跡。就逆那小河尋將去。那小河邊有別帖兒名字的山。那山根前有豁兒出恢名字的孤山。那裏與他母親兄弟每相遇著了。

帖木真那裏相遇著了。又去不見罕山前。有古連勒。古名字的山。那山裏有桑沽兒河。

桑沽兒河。後文亦作桑古兒河。今圖作僧庫爾河。此克魯倫河所受水也。提綱於克魯倫河下有孫可勒河。亦曰僧哭勒河。均此河也。又曰必兒喀嶺之西南。幹山又南百餘里起。頂爲巴顏烏喇山。勢甚高大。孫可勒河在巴顏烏喇山之東。活拉灰圖之西南。長三百餘里。以行沙地。若隱若見。

河邊有合刺只魯格名字的小山。

後文四卷桑沽兒河有合勒主魯格。卽此地也。

有個青海子。

四卷合刺主魯格地面。有闊闊納活兒海子。卽此青海子之名也。

做營盤住其閒。打捕土撥鼠野鼠喫著過活了。

明鄭曉四夷考曰。韃靼產鼯鼠。青鼠土撥鼠。鼯沙雞。酥酪。契丹國志曰。獾狸形如鼠而大。穴居。食穀梁。嗜肉。北朝爲珍膳。味如豚肉而脆。張鵬翮行程錄曰。喀爾喀色紐地爲屬國四十八旗之一。產朱嗎納哈。形似黃鼠。而身短足矮。可食。方觀承松漠草詩注曰。野鼠名朱馬里罕。後股偏長。前爪甚利。作穴沙中。嚙蒿莖。穴口以蔽風雪。雪深埋草。又以充食。一日帖木真的慘白驕馬八疋。在家被賊劫將去了。

源流以爲卽岱青郭特之人。秦亦赤兀惕部也。

又有一個甘草黃馬。他兄弟別勒古台騎著捕土撥鼠去了。到晚。馱著土撥鼠回來。帖木真說。我的馬被人劫去了。說了別勒古台說。我趕去。合撒兒說。你不能。我趕去。帖木真又說。您都不能。我去。就騎著那甘草黃馬。踏著那八個馬的掃道。襲將去。行了三宿。那一日清早。路上多馬羣中。見一個爽利後生。擠馬乳。問他。你會見慘白驢馬。八疋來麼。那後生說。今早日未出時。有這樣八疋馬。自這裏趕過去了。去的蹤跡。我指與你說了。他將帖木真騎的馬放了。換與他一個黑脊白馬騎了。他也不去自家裏。將他擠乳的皮桶皮斗。著草蓋了。對帖木真說。你來好生艱難。男子的艱難都一般。我與你做伴一同趕去。我的父名字喚做納忽伯顏。

蒙韃備錄曰。韃
人地饒水艸宜
羊馬。其爲生淫
止是飲馬乳以
塞飢渴。

元文類二十三閭復撰太師廣平王玉昔碑。卽博爾朮之孫也。碑云。曾祖納忽阿兒闌。所居與烈祖神元皇帝接壤。素敦仁禮之好。納忽阿兒闌卽納忽伯顏也。源流作阿爾拉特阿伯巴延。

止有我一個兒子。我的名喚作孛斡兒出。

元史作博爾朮。本傳曰。博爾朮。阿爾拉氏。始祖孛斡又兒。父納忽阿兒闌。與烈祖神元皇帝接壤。敦睦鄰好。博爾朮知兵。事太祖於潛邸。閭復廣平王碑曰。祖博爾朮。阿爾刺人。贈

推忠協謀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諡武忠文田案李幹兒出四傑之一也元黃潛集有康里氏先塋碑中述元武宗皇帝贊脫脫語曰博爾朮博爾忽前朝人傑所云博爾朮卽李幹兒出矣。

說了後踏著蹤跡又行了三宿至日晚時到一個百姓圈子行見那八個馬在圈子外立著龍沙紀略曰索倫人善躡蹤人馬有亡失者蹤之卽得越數百里而知蹤之離合且能辨其日次亦異能也寧古塔紀略曰滿洲善於描蹤人畜經過視草地便知能描至數十里但一經雨則失之矣。

帖木真說伴當你這裏立著我去把這馬趕出來李幹兒出說我既與伴來了如何我這裏立一同跑著馬入去將馬趕出來了。

隨後人每陸續趕將來一個騎白馬的人手裏執著套馬竿將次趕到跟前李幹兒出說你弓箭將來我與他廝射帖木真說爲我的上頭恐傷著你我與他廝射那騎白馬的人將套馬竿指著帖木真說立住了隨後那賊每的伴當也都趕將來見日落黃昏天色黑了那後來的人都立住著落後了。

閻復廣平王碑曰武忠志意沈雄善戰知兵太祖聖武皇帝在潛義均同氣初要兒斤部卒盜吾牧馬武忠共往追之時年十三知其衆寡不敵乃爲出奇從旁夾擊之寇捨所掠

而去。卽此事也。

那夜兼行了三晝夜。回到納忽伯顏處。帖木真對孛斡兒出說。不是你呵。我這馬如何得。咱兩人可以分。你要多少。孛斡兒出說。我見你辛苦著來。所以濟助做伴去。如何做外財般要你的。我父親只我一個兒子。置的家財與我儘勾。我不要你的。若要你的呵。與你做伴來的。濟甚事說了。

到納忽伯顏家裏。見他爲失了兒子孛斡兒出垂著淚哭。忽然見他每到了。將他兒子看著。一邊廂哭。一邊廂怪他兒子。孛斡兒出說。我不知爲甚麼見這好伴當艱難著來。便與他做伴去了來。如今來了也。說訖。走著馬去。將原蓋下的擠乳的皮桶皮斗來了。殺了一個喫二母乳的肥羔兒。又皮桶裏盛了馬孀子馱的般整治了。與帖木真做行糧。

蒙韃備錄曰。韃人地饒。宜羊馬。凡一牝馬之乳。可飽三人。出則止飲馬乳。或宰羊爲糧。納忽伯顏說。你兩個年小的常相顧盼。明後休相棄。帖木真辭去。行了三晝夜。到桑沽兒河邊家裏。他母親訶額命。并合撒兒兄弟。每正愁閒。見他回來。好生歡喜了。初帖木真九歲時。與德薛禪的女兒孛兒帖兀真相離了來。

行程錄曰。蒙古方言稱主曰額真。今按兀真與額真對音。則是主人之義。後文稱孛兒帖兀真。亦同此意。

此時與弟別勒古台順著客魯漣河尋去。

朔方備槩曰。額爾古訥河。其上游曰克魯倫河。源出車臣汗部中右後旗大肯特山東南。西南流。納數小水。轉東南流。經拖諾山南麓。聖祖御製碑前。賜名飲馬河。轉東北流。貫沙漠間。又東北入貝爾城界。潞爲呼倫湖。鄂爾順河首受貝爾池水。匯其東。哈拉爾河匯其東北。復從湖東北溢。爲額爾古訥河。東北流。逕分界碑。又北與黑龍江會。水道提綱曰。克魯倫河源直河套北二千餘里。肯忒山脈西北自敖嫩色禽嶺。有東南一幹。東爲忒勒兒卽嶺。又東爲卽龍嶺。又東起頂爲肯忒山。甚高大。山北麓卽敖嫩河也。山又東百里許。折而南行數十里。其西南麓二水西流而合。是爲克魯倫色禽。在敖嫩色禽東南三百餘里。按何氏所云克魯倫河。卽此客魯漣河。元史太祖本紀作怯綠漣河。六年紀帝居怯綠漣河是也。又作臚胸河。十一年紀還臚胸河行宮是也。金幼孜北征錄曰。永樂八年五月初一日。發順安鎮。渡一岡。遙見臚胸河。又行數里。臨臚胸河立馬。天子賜名曰飲馬河。河水東北流。水迅疾。兩岸多山。甚秀拔。岸旁多榆柳。水中有洲。多蘆葦。青草長尺餘。傳云不可飼馬。馬食多疾。水多魚。頃有以奉進者。駐營河上地名曰平漠鎮。由此順臚胸河東行。元王暉玉堂嘉話引張德輝紀程錄曰。自外堡行一十五驛。抵一河。深廣約什濳沱之三。北語云翁陸連。漢言驢駒河也。

到扯克徹兒赤忽兒忽山兩間。

翁古刺之居也。

尋著德薛禪家。德薛禪見了帖木真，好生大歡喜，說

知得泰亦赤兀兄弟每嫉妬你，我好生愁著。絕望了來，今日僅得見你，說了，將孛兒帖女兒與帖木真做了妻。德薛禪與他妻搠壇同送帖木真夫妻回去了。到客魯漣河兀刺黑斃勒的邊隅，德薛禪回家來了。搠壇直送他女兒到帖木真家裏。

搠壇送他女兒到帖木真家回去了。後帖木真欲要孛兒出做伴，使別勒古台喚去。孛兒出見了別勒古台，又不對他父說，騎著個拱脊黃馬，馱著個青毛襖子，與別勒古台一同來了。自那裏做伴後，再不會相離。

自桑古兒河邊起了，到客魯漣河源頭，不兒吉名字的地岸根前。

不兒吉山名，以客魯漣河源頭六字考之，則即前文一卷之不兒罕山也。亦謂之必兒喀嶺。又曰大肯特山。朔方備彙曰：大肯特山在喀爾喀敖嫩河之南，即克魯倫河發源處。山之東南有二水流出，爲克魯倫河。

做下營盤住了。搠壇的女孛兒帖兀真行上見公姑的禮物。

明蕭大亨彙俗記曰：匹配惟以兩姓相懽，男女年相若者，遂爾配合。貧者隨意資送，同歸壻家。歸時，婦披長紅衣，戴高帽，婦女前導，至幕中，婦持羊尾油對竈三叩頭，即以油入竈焚之。與祭竈無異。次則拜公姑伯叔母，仍各送一衣爲贄。

按唐會要。此即古回紇地也。會要曰。回紇在薛延陀北境。居近婆陵水北。去京師六千九百里。龍翔三年二月。移燕然都護府於迴紇部落。仍改名瀚海都護府。天寶初。迴紇葉護逸標。蘇襲殺突厥小殺之。係烏蘇米施可汗。自立爲九姓可汗。由是至今。兼九姓之號。因而南徙。屠突厥。

將一個黑貂鼠襖子有來帖木真說在前俺的父也速該皇帝與客列亦惕種姓的王罕契合。

客列亦者。漠北之一姓也。輟耕錄蒙古氏族七十二種。其一爲怯列歹。卽此所云客列亦惕矣。尋明人撰元史。此姓都無定字。卽乾隆閒館臣改定。亦未歸一律。讀者每生眩惑。今撮其大略。庶得貫穿。元史太祖紀曰。克列部札阿紺孛者。部長汪罕之弟也。後文又曰。於是怯里亦部棄汪罕來降。一卷之中。旣云克烈。又云怯里。前後歧出。館臣於前文改曰克噶。後文改曰奇味。此已令人難悟矣。至於列傳。尤爲雜選。有稱怯列者。則博爾朮傳云。嘗潰圍於怯列。又朮赤台傳云。怯列王可汗怯列亦哈刺哈真并有怯列之地。有稱怯烈者。則肖乃台傳云。怯烈氏。又速哥傳云。蒙古怯烈氏。世傳李唐外族。又也先不花傳阿榮傳。皆云怯烈氏。又速不台傳。奏以怯烈諸部千戶通立一軍。是也。有稱克烈者。木華黎傳云。克烈王可汗札八兒火者。傳云。太祖與克烈汪罕有隙。又藥直膺魯華傳云。蒙古克烈氏。又不忽朮傳曰。祖海藍伯事克烈王可汗。是也。又有稱怯列亦者。則哈散納傳曰。怯列亦氏。是也。又有稱怯列台者。則鎮海傳及達禮麻識里傳。皆云怯烈台氏。是也。核以祕史。均卽客列亦惕種姓。展轉殊異耳。王罕本紀作汪罕。卽其人也。本紀曰。汪罕名脫里。受金封爵爲王。番言音重。故稱王爲汪罕。今按脫里乃蒙古之一部長。其部名客列亦惕。封王事。

舊地依烏德健山。崑崙河居焉。

見後文四卷。自封爵之後。因以王爲汗號。故亦可稱汪罕。而蒙古源流又稱翁汗。翁汗均王之轉聲。汗又罕之別寫也。本紀曰。初汪罕之父忽兒札胡思盃祿卒。汪罕嗣位。多殺戮昆弟。其叔父菊兒帥兵與汪罕戰。逼於哈刺温隘。敗之。僅以百餘騎脫走。奔于烈祖。烈祖親將兵逐菊兒。走西夏。復奪部衆歸于汪罕。汪罕德之。遂相與爲盟。稱爲按答。按答華言交契之友也。此卽本文契合之事矣。又按客列亦惕。元謂之火州。又謂之合主。明滅元。仍稱火州。明史西域傳。火州又名哈刺。在柳城西七十里。土魯番東三十里。卽漢車師前王地。隋時爲高昌國。唐太宗滅高昌。以其地爲西州。宋時回鶻居之。所云客列亦惕。卽回鶻姓之一種。客列與哈刺音同也。

便是父一般。他如今在土兀刺河邊。

會典圖說曰。土拉河。出土謝圖汗部右翼左末旗。南流。西納哈納圖魯河。紅郭爾河。經中旗。折西流。經庫倫。又經中右末旗。中右旗。喀嚕喀河。出左翼中左末旗。北流。經中左旗。來會。又北流。經右翼左旗。入鄂爾坤河。水道提綱曰。土喇河。卽圖拉河。發源喀爾喀中部。敖嫩河源之西南百數十里許。忒勒兒几嶺之西。曰圖拉色禽。西七度八分。其東隔山。卽流入克魯倫之忒勒兒几河源也。極四十八度五分。西南流六十里。與北源秃魯河會。西南流九十里。有哈奚河。自西北合東來。喀拉鄂模水。西北來。空烏魯河。東南流來會。又南五

唐書有獨樂河。此土兀刺河。卽獨樂河之轉聲也。土刺二字。卽鞏勒二字之對。

唐時鐵勒部居此地故以獨樂河名其部曰鐵勒也宋王溥唐會要曰鐵勒者本匈奴之別種武德初有薛延陀契苾回紇都播骨利幹多覽葛僕骨拔野古爾羅渾部思結斛薩奚結阿跌白雷等散在嶺北皆鐵勒之部內諸部

十里有噶拉泰河自東南大山西流來會又西南經啓拉薩山西麓又西南有阿拉克他河自北來入之又西南有特勒兒卽河自西北大山合東占河二水東南流又合東北虧羅河來入之又南經興安嶺西支阜曲曲折而西流經厄圖克山南麓折西北曲曲流又折而西經汗山東北麓有坤河自南來會又西有烏里雅思太河自北大山來入之又西有色兒必河自北來入之又西至色兒必嶺南麓曲曲西南二百數十里至杜蘭喀拉山之北隨山折而西北流曲曲四百餘里有喀魯忒哈河自西南合數水東北流來會又東北折而正北流三百里而鄂勒昆河自西來會西十一度四分極四十九度此水源流長一千六百里方觀承松漠草詩注曰圖拉河源出韓山異域錄曰土喇河自根特山右發源向西流入杭愛山流出之鄂爾渾河

黑林子裏住著

異域錄曰土喇河北岸峯巒聳峻其山之陰皆叢林有杉松馬尾松楊樺樹極其森鬱

我將這襖子與他于是帖木真兄弟三個將襖子送去見了王罕帖木真說在前日子你與我父親契合便是父親一般今將我妻上見公姑的禮物將來與父親隨即將黑貂鼠襖子與了王罕得了襖子大歡喜著說道你離了的百姓我與你收拾漫散了的百姓我與你完聚我心下好生記著說了

元朝祕史卷三

帖木真自那裏回著。到家有札兒赤兀歹老人

名札兒赤兀出於兀良哈部。

自不兒罕山前。背著打鐵的風匣。引著者勒篋名字的兒子來。

卽元史本紀之折里麥。他日勇戰稱四狗之一者也。與速不台傳之折里麻非一人。然速不台傳云。折里麻者。漢言有謀略人。則其取義相同也。

說道。你當初在迭里溫孛勒答合地面生時。

幹難河邊山名。

我與了你一個貂鼠裏兒。祇有來者。勒篋兒子曾與了來。爲幼小上頭。我將去養來。如今這兒子教與你韃鞍子開門子。說著與了。

住閒一日清早。蒼黃將明的時分。訶額侖母親家使喚的老婦人說。母親母親。疾快起來。田地顫動的聲聽得有。莫不是會擾害咱每怕了的。泰亦赤兀惕兄弟每又來了。母親疾快起來說了。

驚弓之鳥。猶謂秦赤烏部人也。

訶額侖母親說。兒子每行疾快喚覺起來。說了。訶額侖隨即起來了。帖木真兄弟每隨即起來了。訶額侖帖木真合撒兒合赤溫帖木哥幹惕赤斤。

帖木哥即前文帖木格格即哥之入聲。漠北聲高反入爲平。故哥格通用也。幹赤斤漢語少官人也。唐書突厥傳其官有乙斤吐屯俟斤皆世襲其位。俟斤赤斤對音。足見其官甚古。魏書高車之族十二姓有曰俟斤氏。此以官爲氏者也。脫朵延幹赤斤則合不勒之少子。答里台幹赤斤則把兒壇之少子。後文有阿勒壇幹赤斤則忽圖刺合罕之少子。凡稱幹赤斤皆末子。故知爲如漢語之少官人也。

別勒古台。

太祖異母弟。長於合赤溫。而反後於帖木格格者。韃靼俗重嫡子也。

孛斡兒出者。勒篋。每人騎了一匹馬。帖木侖是他母親馬上抱了。獨帖木真準備一個從馬。

孛兒帖夫人無馬騎了。

爲被擄
張本。

帖木真弟兄每隨即上馬。到不見罕山上去了。豁阿黑臣名字的老婦人。欲將孛兒帖夫人要藏。教坐在黑車子裏。著個花牛駕著車子。逆著騰格里小河行了。

即卷一之統格黎河也。

行間。天色昏暗。將明時。迎著前面有一火軍來到根前。火讀爲夥。

問說甚麼人。那老婦人說。我是帖木真家於大家裏翦羊毛去來。我如今回家裏去。那軍每說。帖木真家裏有也無。離這裏多近遠。老婦人說。家呵不遠。我自從房子後起來來了。未知帖木真家裏有無。這般說了。

那軍每去了後。豁阿黑臣名字的老婦人。打著駕車的花牛。欲要疾快行。將車軸子折了。欲待要步行走入山林去時。那軍每隨即將著別勒古台的母。擄在馬上。疊騎著到來了。說道。這車裏有甚麼人。豁阿黑臣老婦人回說。載著羊毛有。那軍說。兄弟每下馬看。於是那軍下馬。將車門拉開看呵。見裏頭一個年少婦人坐著。就拖下車來。同那老婦人馬上駛了。就襲著帖木真掃道上不兒罕山去了。

那軍自帖木真後襲著。繞而不罕山三遍。擊不得。這廂那廂要取直路趕呵。都遇著陷泥密林。行不得入。只得自後趕著。因此擊不得了。那軍每原來三種蔑兒乞人。

訶額倫前夫也。客赤列都之部族也。

一種是兀都亦惕蔑兒乞脫黑脫阿。

本紀作脫脫。卽也客赤列都之兄。

一種是兀洼思篋兒乞答亦兒兀孫。

後文或作歹亦兒兀孫。

一種是合阿惕篾兒乞合阿台答兒麻刺。

此三人爲三種部落之長。

這三種篾兒乞爲在先也。速該於赤列都。即也客赤列都省文。根前奪要訶額命寃讎。

事在前文一卷。

如今報來。那篾兒乞其說道。奪要訶額命的讎。已將帖木真的妻拏了。那讎也報了。說訖下山回家去了。

爲太祖滅篾兒乞張本。

帖木真未知篾兒乞是實回去。是潛伏著。使別勒古台孛斡兒出者勒篾三人。自後察探去了三宿。見篾兒乞遠了。帖木真纔下山來。椎胸告天說。因豁阿黑臣老母。如黃鼠狼般能聽。銀鼠般能見的上頭。我所以躲得過。我的小性命。被不而罕山遮救了。這山久後時常祭祀。我的子子孫孫也一般祭祀。說訖。向日將繫腰掛在項上。將帽子掛在手上。椎胸跪了九跪。將馬孀子洒奠了。

元潘昂霄金石例第十卷神祇祭享條曰。本朝無郊社。如灑馬乳之類。事迹中可見則書。據此。則馬孀洒奠。是元代舊俗祭天禮也。

張氏影元槧本。自此以上爲卷二。以下割入卷三。

那些說了。於是帖木真合撒兒別勒古台三個。前往土刺河的。黑林行脫幹鄰。勒王罕處去。本紀曰。汪罕名脫里。此云脫幹鄰。鄰里一聲之轉耳。

到了說。不想被三種篋兒乞惕。每將我妻子。每擄著要了。皇帝父親。怎生般將我妻子救與麼道。王罕說。去年你與我將貂鼠襖子來時。我曾說離散了的百姓。我與你收聚。我心上常記著有來。我如今依著那言語。將篋兒乞惕。每滅著。你妻孥兒帖。還救與你。你可教札木合兄弟知道。

以祕史世系考之。自巴塔赤罕爲一世。李端察兒十二世。其李端嫡派至十七世爲札木合。此長房也。第三房至十七世爲伯升豁兒。廿一世爲也速該。卽太祖父也。是札木合爲太祖高高祖輩也。時與王罕鄰好。故稱以兄弟。

他在豁兒豁納黑主不兒地面裏住著。

豁兒豁納黑卽前文卷一之豁兒豁納川。立忽圖刺處。水道提綱稱爲活兒活河也。族人泰亦烏部聚居於此。水道提綱曰。喀爾喀河又西。有活兒活河。自南來會。喀爾喀河折西北流。經客勒河朔地之北。其北岸有小山。所云客勒河朔地。當卽主不兒地面矣。

我這裏起二萬軍馬做右手。

王罕居太祖之西。故云右手。

斡札木合起二萬軍馬做左手。

札木合居太祖之東。故云左手。

相約會的日子。斡札木合定奪來。

帖木真兄弟三個回到家了。帖木真使合撒兒別勒古台往札木合行去。教對他說。我的妻子被篋兒乞惕每擄要了。咱每本是一宗族的人。這等冤仇如何報。又將王罕的言語說將去了。合撒兒每將前頭的言語對札木合都說了。札木合說。我也聽得帖木真安答的妻。

金史國語解曰。按答海者。客之通稱也。元史語解曰。諳達。夥伴也。元史畏答兒傳曰。按達者。定交不易之謂也。

被人擄了。我心上好生痛。如今這三種篋兒乞惕脫黑脫阿。在不兀刺客額兒地面裏有。

祕史元槧本曰。客額兒曠野也。考烈祖放鷹於斡難河。而擄得訶額倫。卽脫黑脫阿弟婦也。然則所居當東距斡難西近薛涼格兩河間矣。今其地有卡倫名布拉者。正與不兀刺三字對音。六七百年未之有改。卽其地矣。滿洲源流考曰。按蒙古語。布拉克。泉也。西域水道記曰。蒙古語泉曰布拉克。

歹亦兒兀孫。

上文作答亦兒兀孫。姓兀注思氏。

在幹兒洄。

洄音桓。以水名故譯者加水旁字以取易識。卽今鄂爾坤河。或作鄂勒昆。或作幹耳汗。或作鄂爾渾也。虞集句容郡王世績碑。土土哈逐叛王脫脫木之兵。敗之幹歡河。水道提綱曰。鄂勒昆河亦曰鄂爾渾河。源有二。一出杭愛山尾南麓。西十四度五分。極四十七度。東南流。曰姑洛河。曲曲二百里。而南源自西來會。南源出鄂爾吉圖都蘭喀喇喇山。又有二。一自北麓東南流。曰阿木勒稽烏林塔河。一自東麓東流百里而合。又東百餘里與姑洛河會。始曰鄂勒昆河。異域錄曰。喀爾喀北界車陵札布部長之邊界博拉地方。兩旁皆山。鄂爾渾河自東南向西流入色楞格河。朔方備乘曰。鄂爾坤河出三音諾顏旗。二水合東流。北合一水。經右翼中右旗。右翼左末旗。中前旗。額魯特旗。折北流。入土謝圖汗部界。經土謝圖汗旗。轉西北流。濟爾瑪台河入之。又西北流。塔米爾河入之。又合數小水。折東流。經左翼前旗。右翼左後旗。與土拉河會。又東。伊遜河入之。又北流。齊雅圖河入之。又北。與色楞格河會。自源至此。曲折二千餘里。元史太宗紀。二年。帝與拖雷獵於幹兒寒河。卽此河也。

薛涼格河兩閒。

薛涼格河。今色楞格河也。唐書回鶻傳作仙娥河。元史作薛靈哥水。歐陽元集僕氏家傳作僕輦傑河。明鄭大郁四裔考作昔令哥河。水道提綱曰。凡在阿爾泰山東南水皆北會爲色楞格河。又曰。漠北水之入北海可知者。以色楞格爲最大。源發杭愛嶺以南。凡鄂勒白稽山。枯庫嶺。忒阿都依嶺。烏可克嶺。以東。杭愛尾。及都蘭喀喇山。杭亦哈馬喇山。與杜蘭喀喇山。阿不達拉太山。以北。大興安山。大小肯特山。以西。數千里。川澤俱匯而北。潞爲白哈爾湖。爲漠北第一巨浸。所合如厄赫河。鄂爾昆河。土喇河。者得河。楚庫河。皆巨川也。朔方備乘曰。色楞格河。出三音諾顏部中左末旗。爲鄂爾哲依圖泊。東北流。經中左旗。右翼後旗。特爾克河入之。又東北流。阿集拉克河入之。又東北流。伊第爾河入之。德勒格爾河。自札薩克圖汗部東南流來會。轉東流。南納額德爾河。阿察河。北納北特里河。哈拉鄂倫河。特里河。又東流。經左翼中旗。中末旗。又東流。哈綏河。自西南流來會。又東流。入土謝圖汗部界。又東流。額赫河。自西北來會。又東流。喀拉瑚集爾河。布喀河。自南來入之。鄂博爾克倫河。自北來入之。又東流。經右翼左旗。右翼右末次旗。特爾格河。自北來入之。又東流。經中左翼末旗。與鄂爾坤河會。又東北流。經恰克圖西。中國與俄羅斯互市處也。又北流。達俄羅斯國界。又東北流。澤德河。自西北來入之。又東北流。楚庫河。自東南來入之。又東北流。西納數小水。又北流。烏德河。自東南來入之。又東北流。折而北流。伊談珠河。自東

南來入之。又西北。瀦爲白喀爾鄂模。巴爾古穆河入其東南。德爾集昂噶拉河入其東北。復從鄂模西北溢爲昂噶拉河。西北流。經伊爾古斯歸城南。厄爾庫河自西南來入之。又西北流。噶們噶河自東北來入之。又折而西南流。倫多河自北來入之。又西南流。逕博拉斯歸城北。集達雅河自東南來入之。又西南流。薩瑪爾河自東北來入之。又西南流。納南來一水。轉西北流。伊爾泥河自東北來入之。又西流。滿達河自南來入之。又西流。罕河自東南來入之。又北流。伊聶謝河。自中國發源。合阿努河諸水。曲折東北流來會。曰惹尼色河。又北流。逕伊聶謝柏興東。又北流。科穆河自西來入之。又西北流。左右各納數小水。又北流。鄂羅河自東來入之。又西北流。左右各納數小水。又北流。巴喀拉河入之。又西北流。左右各納數小水。又西北流。惹羅珊河入之。又北流。冬古薩河入之。又西北流。逕多羅三色。古城東。又西北流。左右各納數小水。又北流。入北海。自發源至此。凡九千一百餘里。

塔勒渾河。勒的地面裏有。合阿台答兒馬刺。在合刺只客額兒地面裏有。

張鵬翻奉使俄羅斯行程錄。到喀爾喀第三站爲哈尼赤。疑卽合刺只之對音也。

咱每可用豬鬃草拴做筏子。徑直渡過勤勒豁河。

水道提綱作啓兒活河者是也。提綱曰。自楚庫河而東北。如啓兒活河。烏得河。衣灘。朮河。諸源。皆出肯特山。東北。大幹山之北麓。朔方備乘曰。楚庫河西北流。有齊蘭河自南來入。

之齊蘭河出齊蘭卡倫外北流入於楚庫河。按齊蘭勤勒亦皆對音。均此河也。

到篋兒乞惕脫黑脫阿地面裏。自他房子的天窗處入去一般。將他百姓可盡絕擄了。

今地圖齊蘭河出肯特山北流入色楞格河。若登肯特山以臨布拉卡倫。則高屋建瓴之勢也。

札木合再說。你對帖木真王罕兩個說。我已自整擄軍馬。王罕哥哥上馬時。就經過而不罕合勒墩山前。

元史闊闊傳曰。闊闊本篋里吉部族。世居不里罕哈里敦地。卽此山矣。

與帖木真一同來於孛脫罕孛幹兒只地面裏相會。

孛脫罕卽而不罕。今肯特山又名必兒喀嶺者。是其對音也。其支脈有孛幹兒只山。元史土土塔傳曰。渡秃兀刺河。戰於孛怯嶺。疑卽此孛幹兒只。

帖木真安答的百姓在我這裏有。這百姓行起一萬軍。我自起一萬軍。共二萬軍。上馬逆著幹難河。

札木合居額爾古訥河。卽幹難河之下游也。

來孛脫罕孛幹兒只的地面裏。一同相會說著去了。合撒兒別勒古台回來。將札木合的言語對帖木真說了。又王罕處說將去了。王罕聽了札木合的言語。便教二萬軍上馬。從不而

罕合勒墩山前指著客魯漣河不兒吉岸邊行了。

今地圖克魯倫河出肯特山之東南麓向西南流有巴彥集魯克山水從西來注之巴彥集卽此不兒吉之對音也。

此時帖木真在不兒吉岸行住知得王罕大軍從此經過起移了逆著統格黎克河到而不罕山前塔納小河邊下了。

方式濟龍沙紀略曰河之自西而東入黑龍江者九一曰巴爾稽河一曰他拉巴爾集河其巴爾稽卽不兒吉岸之河其他拉巴爾集卽此塔納小河矣又案 聖祖賜克魯

倫河名飲馬河 御製碑建於拖諾山南麓拖諾山亦卽塔納對音矣。

帖木真自那裏出軍王罕一萬他的弟札合敢不一萬。

太祖本紀作札阿紺孛。

共二萬在乞沐兒合河邊。

卽齊母爾喀河見卷二。

阿因勒合刺合納名字的地面下著時。

後文四卷作阿亦惕合刺合納卽此地也山如布囊元史地理志合刺合納猶言布囊也口小腹巨因爲名此山名阿因勒其水口似布囊故名合刺合納其地可以下營也。

帖木真與他每相合了。

帖木真王罕札合敢不三個自那裏相合了。起去。往幹難河源頭原相約會處。孛脫罕孛幹兒只的地面裏。到時。札木合已自先到了三日。見了王罕每的軍。札木合將他二萬軍整擲立著。王罕每也將他的軍整擲著到來。都相認得了。札木合說。約會的日期。雖是有風雨呵。也必要到。曾這般說來。咱達達每答應了的話。便是誓一般。

因此語。知漠北人自稱爲韃靼也。

若不依著呵。同伴裏也不容。共說來。王罕說道。約會的地面裏。我是後到了三日。札木合兄弟。怪的罰的從你。這般說了。

糾集之時。已伏參商之意。宜太祖得而并吞之也。

自孛脫罕孛幹兒只地面起程。至勤勒豁名字的河邊。拴筏子渡了。到不兀刺地面。

渡今之齊蘭河。至布拉卡倫。

將脫黑脫阿妻子百姓盡絕擄了。脫黑脫阿睡的時間。也可以拏得來。因渡勤勒豁河去。河邊有脫黑脫阿打魚捕獸的人。連夜先去報知。所以脫黑脫阿就與歹亦兒兀孫幾個人。磬身順著薛涼格河。走入巴兒忽真地面裏去了。

巴兒忽真。元史本紀作八兒忽真之隘。以今地圖驗之。順薛涼格河。則由今恰克圖互市。

處。直至俄羅斯之白哈爾湖也。水道提綱曰。色楞格河又正北流。折而西北。曲曲二百數十里。北瀦爲巨澤。曰白喀爾鄂模。亦曰白哈兒湖。卽漢時北海。丁零。唐時骨利幹。都播二部落之少海。異域錄曰。喀爾喀北界車陵札布部長之邊界博拉地方。兩岸皆山。鄂爾渾河來自東南。向西流。入色楞格河。色楞格河來自西南。環繞山北。向東北流。入俄羅斯國界之楚庫柏興。又向北流。入柏海兒湖。楚庫柏興係俄羅斯國界。相隔博拉二百餘里。其閒皆山。沿途林藪。杉松樺樹。色楞格河寬四五十丈不等。水清溜急。自西南向東北而流。過烏的柏興之西三百餘里。至柏海兒湖。湖南北百餘里。東西千餘里。四面皆山。色楞格河自西南流入。昂噶拉河自湖流出。仍向西北而流。匯於伊聶謝河。入北海。朔方備乘曰。巴爾古錫穆和屯。在尼布楚城西北約七百里。城西濱柏海爾湖東岸。南有巴爾古錫穆。河西注於湖。按祕史。巴兒忽眞必在白哈爾湖左右。疑卽巴爾古錫穆和屯也。

那篋兒乞惕百姓。連夜順薛涼格河荒忙走時。其閒咱的軍每也緊隨著。就夜裏擄掠。行閒帖木眞於那走的百姓內。喚他妻孥兒帖名字。孥兒帖在那百姓內聽著。認得是帖木眞的聲音。跳下車來。與豁阿黑臣老婦人。一同走來帖木眞馬根前。擎住韁繩。此時有月明。都相認得了。帖木眞當夜便使人對王罕札木合兩個說。我尋的人已自得了。咱每夜裏且休行。可就這裏下營。說將去了。當時就那裏下了營。漫散走的篋兒乞惕百姓每。也下營宿了。孥

兒帖兀真行救將來的緣故。是這般。

兀真猶云夫人也。

初兀都亦惕脫黑脫阿兀洼思歹亦兒兀孫合阿台答兒馬刺。這三種篋兒乞惕領著三百人來時。爲在前脫黑阿脫的弟赤列都。他妻阿額命。被也速該奪要了。

事在前文一卷。

因此來報仇。繞了不而罕山三遭。拏不得帖木真。只得了孛兒帖。將去配與赤列都弟赤勒格兒力士爲妻。

力士漢人語也。若用蒙古語。當云把阿秃兒。

今次軍馬到。赤勒格兒懼怕。逃出去時。說道。我如個黑老鳥般。命分裏祇可喫殘皮。卻想喫雁與鷓鴣。

金史世紀曰。慈烏。北方有之。狀如大鷄。善啄物。見牛馬囊馳脊間有瘡。啄其脊間食之。馬牛輒死。若飢不得食。雖砂石亦食之。赤勒格兒意謂鴻雁向陽。鷓鴣遵渚。非烏鴉所能食也。

因這般惹了孛兒帖夫人。如今衆篋兒乞惕百姓行做了禍。那禍將到我頭上來也。

謂太祖終當被以誅戮。則有斬殛之禍。

刁著獨自的性命。

刁棄也。今俗作一去爲丟之字。鄙淺不古。正當借用此字耳。

黑暗窄狹處鑽入去呵。可以遮救得麼道。說著逃走了。

只拏得合阿台答兒馬刺。將板枷枷了。照直往而不罕山前行了。別勒古台的母人告與他說。那營裏有別勒古台。取去呵。自門右裏入去。他母親穿著破羊皮衣。自門左裏出去了。外前對人說。我聽得兒子每做了王子。我這裏配了歹人。兒子每行面皮如何見得。說了。走入密林裏去。到了。不曾尋得著。別勒古台爲那般。但見篋兒乞人呵。教僕頭箭射著。說道。將我母親來。原會來。而不罕山圍繞了三遭的那三百人每。盡數殄滅了他的。其餘妻子每。可以做妻的做了妻。做奴婢的做了奴婢。王罕札木合兩個根前。帖木真知感著。說。王罕父親札木合安答。因你兩個與我做伴。天地與我添氣力。男子的冤仇得報。所以將篋兒乞百姓每殘毀了。妻子每擄掠了。咱如今回去。共說了。

初兀都亦惕篋兒乞惕荒走時。營盤裏撇下一個五歲的小兒子。名字喚做曲出。

曲音近庫。與哭同音。乃蠻主曲出律。祕史作古出魯。是曲古聲近之證。今北方讀曲如曲。遇之曲。則與古遠矣。蓋時代久而土語轉變。非考核不明耳。

那兒子生得好。眼中有光彩。穿著一件粉皮水貂鼠接來的衣裳。戴一箇貂鼠皮帽。穿一雙

鹿蹄皮的靴。軍馬到時拾得。將來做人。事與了訶額命母親。

祕史中四養子之一。

帖木真王罕札木合三個相合著。將篋兒乞惕達達房子推倒了。

因此語。知篋兒乞亦韃韃之種類。

好婦人擄掠了後。回時。自幹兒罕。

卽鄂爾坤河也。前文作幹兒洄。此作幹兒罕。洄罕一聲之轉耳。

薛涼格河。兩閒。塔勒渾。阿刺勒地面退了。

異域錄曰。鄂爾渾河環流。哲布尊丹木巴呼圖克圖所居之布隆汗山。及土謝圖汗遊牧

地方。向西北流入色楞格河。事物異名曰山。蒙古語曰奧利。此山名塔勒渾。故曰塔勒渾

阿刺勒。然則今土謝圖汗卽故篋兒乞地。

帖木真札木合望著豁兒豁納黑主不兒地面回了。

豁兒豁納黑者。卽額爾古訥河之對音。主不兒者。蓋蒙古稱水。殆卽海子之義。蓋札木合

所居傍喀爾喀河。此河流入貝爾池。復出爲額爾古訥河。故亦稱爲豁兒豁納河海子也。

太祖欲就札木合。故亦望此而行。

王罕從不而罕合勒敦山背後。

王罕所居黑林。近土兀刺河。故望而不罕。山背而回。不而罕。卽必兒喀嶺之對音。又卽肯特山也。異域錄曰。土喇河自根特山右發源。向西流。入杭愛汗山流出之鄂爾渾河。是也。經過訶闊兒禿主兒不合。

此一地名也。主兒不合。蓋水之稱。訶闊。蓋河名也。知者。歐陽元俛氏家傳曰。滅里棘脫脫伯吉叛於合刺山時。遼主三召克直普爾。期以七日斬其首。乃先遣家僮往取滅里棘馬。脫脫使追之。則給追者曰。丞相載馬取葡萄酒見汝主耳。脫脫喜。迎之。握手歡甚。饜公。亟拔劍斬之。初。兵出阿胡爾河。河水素湍急。俄而水止。俗以爲水寐。禱之。河水湍流如初。據此碑。則俛氏本居俛輦河。卽祕史之薛涼格河也。滅里棘。卽祕史篋里乞部也。阿胡爾。卽祕史阿闊兒矣。則此河本近篋兒乞也。

察兀刺禿速卜赤惕。

此一地。

忽里牙禿速卜赤惕。

此一地。

三處地面。

異域錄曰。土喇河北岸諸山。有色爾畢谷口三處。及松吉納山嶺三處。有極高危險之處。

亦有峯巒聳峻之處。谷內之草暢茂。野卉爛漫鋪地如畫。鮮耀奪目。其山之陰皆叢林。有杉松馬尾松楊樺樹。極其森鬱。按此卽王罕打圍處無疑。一則有三處谷口。一則在土喇河北岸。須渡過方回黑林。與下文望著土兀刺河回去路徑相合也。

就打圍望著土兀刺河的黑林回去了。

蒙韃備錄曰。韃人出征。食盡則射兔鹿野豕爲食。故屯數十萬之師。不舉煙火。

帖木真札木合兩個到豁兒豁納黑主不兒地面一同下了。想著在前契合時。交換物的意思。又重親愛。咱共說了初做安答時。帖木真十一歲。於幹難河冰上打髀石時。

元史太祖本紀曰。咩撚篤敦第七子納真。詣押刺伊而部。路逢童子數人。方擊髀石爲戲。据此則打髀石乃漠北舊俗也。

札木合將一個鷹子髀石與帖木真。帖木真卻將一個銅灌的髀石回與札木合。做了安答。契丹國志曰。宋眞宗時。晁迥往契丹賀生辰。還言國主皆佩金玉錐。又好以銅及石爲槌。以擊兔。然則髀石乃擊兔所用。以鷹鹿之骨角或銅灌而成也。楊賓柳邊紀略曰。甯古塔童子相戲。多剔麋鹿腿前骨。以錫灌其竅。名噶什哈。或三或五。堆地上擊之。中者盡取所堆。不中者與堆者一枚。多者千。少者十百。各盛於囊。歲時閒暇。雖壯者亦爲之。据楊此文。則此風不特蒙古。并可知帖木真與札木合所以交換髀石之故。噶什哈卽滿洲語。

指碑石也。麋鹿或作狍字。元史地理志。崑崙以西有髦牛野馬狼狽獐羊。今蒙古各旗每歲終皆貢麋鹿也。

在後春閒。帖木真札木合各用小木弓射箭時。札木合將一個小牛的角粘作響。頭與了帖木真。帖木真也將一個柏木頂的髒頭與了札木合。兩次做了安答的緣故。是這般。帖木真札木合說。聽得在前老人每言語裏說。但凡做安答呵。便是一箇性命般不相舍棄。做性命的救護。麼道。相親愛的道理是那般。如今再重新契合相親愛者。共說了。帖木真將篋兒乞惕處。擄得的金帶與札木合繫了。又將擄得數年不生駒的馬與了。札木合也將篋兒乞惕歹亦兒兀孫處。擄得的金帶與了帖木真。又將擄得有角的白馬與了。

元劉郁西使記曰。龍種馬出西海中。有鱗角。酈道元水經注。河水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注。曰逆水。又東南。逕廣武城西。故廣武都尉治城之西南二十許里。水西有馬蹶谷。漢武帝聞大宛有天馬。遣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有角爲奇。

于豁兒豁納黑主不兒地面。忽勒答合兒崖子前。鬚鬆樹下。

秦亦赤兀部立。忽圖刺爲主之處也。

做了筵席。夜晚共被宿有來。

帖木真札木合兩箇相親愛。同住了一年半。一日自那營盤裏起時。正是夏四月十六日。帖

木真札木合一同車前頭行。行閒。札木合說。咱每如今挨著山下。

謂以軍士乘高臨下。則諸部可反掌而得。蓋忽勒答合崖爲不兒罕山之支脈。登此則如在目中。猶趙襄子云。登常山下。臨代代可取也。亦此意矣。

放馬的得帳房住。挨著澗下。放羊的放羔兒的。喉嚨裏得喫的。帖木真噤聲立住。落後等他母親訶額侖來時。將札木合前頭的言語說了。道。那言語我不曾省得。也不曾回他話。特來問母親。他母親未言語。孛兒帖說。札木合安答。人曾說他好喜新厭舊。有來。如今咱每行厭了也。恰纔的言語。莫不欲圖謀咱每的意思。有咱每休下。就夜兼行。著善分離了好。

元朝祕史卷四

張氏影元槧本此卷九段以前入
第三卷九段以下始入第四卷

帖木真道。孛兒帖說的是。依著不曾下。連夜兼行來閒。路從泰亦赤兀惕每處經過。

蓋帖兒古捏山下也。

其泰亦兀惕每驚起。當夜卻回札木合處去了。營盤裏撇下一箇闊闊出名字的小兒子。咱軍人拾得。與訶額侖母養活了。

是爲四養子之二。元史博羅歡傳曰。太祖分封東諸侯。其地與戶以二十爲率。乃顏得其九。忙兀魯札刺兒弘吉刺亦其烈思得其五。諸侯得其十一。

那夜兼行到天明看呵。札刺亦兒種的人。

輟耕錄蒙古七十二種氏族。有札刺兒歹。卽太祖本紀所稱札刺兒部者也。元史地理志。上都路。唐爲奚契丹地。金置桓州。元初爲扎拉兒部兀魯郡王營幕地。元文類元明善丞相安同碑。姓札刺爾氏。五世祖忠宣王木華黎云云。則此卽木華黎一族也。札刺兒卽札刺亦兒。

合赤溫。

此與太祖弟合赤溫同名而非一人。

合刺孩。

下文稱合兒孩脫忽刺溫者。卽此人也。

合闌 勒歹。這三箇脫忽刺溫兄弟每也。隨著來了。

合闌 勒歹。又作合刺 勒歹。太祖使掌馭馬者是也。脫忽刺溫人名。蓋札刺合氏之祖。故後

文稱合刺孩爲合兒孩脫忽刺溫者。以此故也。

再塔兒忽種的人。合答安答 勒都兒罕等兄弟五箇也來了。

合答安。其名也。塔兒忽氏。嫌與合不 勒罕之子合答安同名。故以其祖答 勒都兒罕別之。

再乞顏種的人。

前文德薛禪稱烈祖爲乞顏人。則此乞顏亦太祖族人也。

蒙格秃。與他兒子翁古兒等。

本書有兩蒙格秃。此與後文十卷稱乞顏者爲一人。乃汪古兒之父。與十四卷之蒙格秃

與幹豁秃兒同。征合里伯國者。別自一人。一太祖朝之臣。一太宗朝之諸王也。翁古兒。後

文或作汪古兒。急讀之。則翁汪同音也。太祖令管飲膳。故後文十卷稱曰廚子。

又同斂失兀惕巴牙兀的兩箇種姓的人也來了。再一種巴魯刺的人。

篋年土敦諸孫之後。輟耕錄蒙古氏族有八魯刺忽。

忽必來。

四狗之一也。

忽都思。

後文八卷并其官稱曰忽都思合勒潺。

一種忙忽的人。

解見卷一。

哲台。

後文十二卷又作哲歹。

多豁勒忽兄弟每也來了。

後文十一十五卷俱作朵豁勒忽。

再字幹兒出的弟幹歌連。

後文又作幹歌來。來連雙聲之轉。八卷稱爲幹歌列扯兒必則又并官稱之。十一卷作幹

歌列。蒙古音伉無平入之分故也。

自阿魯刺種處分來了。

元史博爾朮傳曰博爾朮阿爾拉氏阿爾拉卽阿魯刺博爾朮卽李幹兒出對音也。者勳篋的弟察兀兒罕。

後文十二卷亦作察兀兒孩。

速別額台。

又雪不台傳雪不台蒙古部兀良罕氏遠祖捏里彌生孛忽都雄勇有智略曾祖合飭溫生哈班哈不里哈班生二子長虎魯渾次雪不台以質子襲職。

四狗之一元史作速不台本傳曰蒙古兀良氏先世嘗獵於幹灘河上遇元之先世敦必乃汗因相結納至太祖時已五世矣其父曰哈班生二子長名忽魯渾次則速不台俱驍勇善射速不台尤有胆略太祖初建輿都於龍駒河哈班嘗驅羣羊入貢遇盜被執忽魯渾兄弟馳救刺殺盜父乃得免帝與乃蠻部長戰於長城南忽魯渾以百戶射卻其衆奔闊出壇山而潰時速不台以質子事帝亦爲百戶。

自兀良合種處分離著也來了再一種別速的人。

海都孫別速台之後見卷一。

迭該。

後以牧羊得千戶。

窟出沽兒。

後文亦稱古出沽兒使管車兩十卷稱木匠古出古兒均一人也。

一種速勒都的人。

上文一卷以鎖兒罕失刺爲速勒都孫姓氏。蓋同此族姓。刪去尾聲。

赤勒古台。塔乞泰亦赤兀歹。

赤勒古台。後文命以帶刀者也。塔乞。卽下文塔孩也。後文八卷稱爲孫勒都歹種。孫勒都與速勒都爲一聲之轉。然則與鎖兒罕失刺及赤勒古台。乃同族兄弟。

一種札刺亦兒的人。

此非脫忽刺溫一房也。而亦同爲札刺亦兒一氏。

薛扯朵抹黑。

後文並無事迹。疑卽下文兩人之祖。如合赤溫三人之有脫忽刺溫。此則薛扯朵抹一房之子孫也。

阿兒孩合撒兒。

以六字爲名。別於上文之合刺孩。元史三公表有太師阿海。卽阿兒孩對音。又稱和琳廣記多載國初之事。內有太師阿海之名。及他公牘所報亦閒見之。然拜罷歲月之先後不可考矣。案卽此阿兒孩。後爲太祖宿衛大臣。稱老勇士。必其人也。耶律阿海傳曰。耶律阿海。遼之故族也。金季選使王可汗。見太祖姿貌異常。因進言金國不治戎備。亡可立待。帝

喜曰。汝肯臣我。以何爲信。阿海對曰。願以子弟爲質。明年復出使。遂與弟秃花俱往。以秃花爲質。且宿衛。阿海得參預機務。出入戰陳。歲壬戌。王可汗謀襲太祖。阿海同飲辨屯河水。丙寅。帝卽大位。略地漠南。辛未。破烏沙堡。遂出居庸。癸酉。下紫荊關。阿海以功拜太師。行中書省事。從攻西域。俘其酋長只蘭秃。下蒲華。尋斯干等城。留監尋斯干。以疾薨于位。年七十三。

巴刺更帶兩箇兒子也來了。

後文十三卷命巴刺追回回王札刺丁卽其人也。

再一種晃豁壇的人。

此海都孫晃豁壇之後。詳見卷一。

雪亦客秃。

後文管飲膳事。

又有速客客者該晃答豁兒名字的人。

速客客者該五字。涉下文速客該者温五字而衍。晃答豁兒名字的人。後文十三卷隨太祖征回回帶弓箭之晃答合兒卽其人也。

連他兒子速客該者温。

者温。勇士也。名速客該。後文或稱勇士速客該。或稱速客該者温。或稱雪客該者温。均此人也。

捏兀歹察合安不洼名字的人也來了。

捏兀之種族。故曰捏兀歹。後文亦作捏古思。古兀對音。思亦種族之稱。卽輟耕錄所載之捏古歹族也。察合安者。其名不洼。卽不花。元史屢見之。本書一卷有札里不花。豁里不花。七卷有不花帖木兒。皆美稱也。察合安死於札木合之難。他日賞功。命其子脫斡鄰收集離散。成捏古思部落。爲千戶。稱曰察罕豁阿者也。晃豁壇與捏兀歹各爲種族。

再一種斡勒忽納的人。

烈祖之配宣懿太后名訶額命。出於是族。蓋塔塔兒種也。元劉敏中撰哈刺哈孫碑云。朔方人。其族爲斡羅那氏。卽是族矣。案哈刺哈孫之曾祖啓昔禮。卽此書之乞失力黑也。

輕吉牙歹。

此人無所建樹。蓋以外戚貴耳。

一種豁羅刺的人。

海都第三子抄真斡兒帖該。其子曰斡羅納。此得姓之始。卽輟耕錄蒙古氏族之郭兒刺思也。

薛赤兀兒。

後無聞。

一種朵兒別的人。

邊別聲轉。卽朵兒邊姓也。其源出於朵奔篤兒干。輟耕錄蒙古氏族之朵里別歹也。

抹赤別都温。

下文作抹里赤。

一種亦乞列孫的人。不圖這裏做女婿就隨著也來了。

亦乞列孫卽下文之亦乞列思種也。輟耕錄蒙古氏族之亦乞列歹。本書之木勒客脫塔黑及孛羅勒歹皆此部人。又作亦乞列思。元史博羅歡傳曰太祖分封東諸侯。其地與戶以二十爲率。亦其列思得其五。是也。又太祖紀曰至班朱尼河有亦乞列部人孛徒者爲火魯剌部所敗。因遇帝與之同盟。云云卽此不圖也。做女婿者謂尙帖木侖公主也。元文類張士觀撰駙馬昌王阿失碑云王族亦啓列氏高祖孛脫早逢興運從太祖皇帝起朔方飲水黑河要結盟誓初太祖遣使至忠武所止畜一牧羊烹勞使者又以使者馬瘠易以己之良馬使者復命具以忠武誠款對上嘉之以皇妹帖木侖公主下嫁嘗從征乃蠻上閱其勞以所獲多賜其部旣破長城右遣國王木華黎經略北京左遣忠武規取阿八

廷式案都温
者温之温

馬亦馬合等城所得漢民。卽賜忠武。迨上征河西。扈蹕戎行。鼎湖上仙。旬日忠武亦卒。太宗震悼。曰。孛禿事皇考。宣力良多。今已云亡。送還本土。遂葬於乞只兒。仍禁其地。三年。忠定繼起。擢爲萬戶。尙宗女不海罕公主。忠靖從定宗皇帝討平萬奴有功。尙宗女也。孫眞公主。忠宣尙憲宗女。伯牙倫公主。繼尙宗女卜蘭奚公主。云云。所云亦啓列氏孛禿。卽亦乞列思氏不圖之對音。諡曰忠武也。其子鎖兒哈。孫札忽兒陳。曾孫忽鄰。元孫卽阿失也。其世系如此。元史孛脫傳載其事太略。故置彼錄此。而元史諸公主表載昌國大長公主帖木兒倫。烈祖女。適昌忠武王孛禿。主薨。繼室以太祖女昌國大長公主火臣別吉。云云。又碑所不詳也。

再一種那牙乞的人。

那牙乞。卽卷一之那牙吉歹合臣之子。爲那牙勒氏。乞吉對音字也。

種篩。

後無聞。

一種幹羅納的人。

源出於海都孫幹羅納。

只兒豁安。

後無聞。

一種巴魯刺思的人。

源出於巴魯刺台。

速忽薛禪。

後無聞。

合刺察兒。

爲太祖後日使輔察阿歹者也。

一同他兒子每也來了。再一種巴阿鄰的人。

源出於孛端察兒之子巴阿里歹里與鄰轉聲也。輟耕錄蒙古氏族之八憐。卽此巴阿鄰也。

豁兒赤。

以本書考之。豁兒赤在當時無功可紀。而封以萬戶。爵賞次於木華黎博爾朮。殆以闡揚符命之力。足以收羅豪傑效命股肱也與。

兀孫老人。

後文十卷稱兀孫額不干。又稱爲巴阿鄰之長。命爲別乞。

闊闊拗思。

後文十二卷使輔察阿歹，乃作闊客拗思。

與篋年巴阿鄰種的人，一圈子也都來了。

源出於孛端察兒之孫赤都忽，勒孛闊。

豁赤兒來著說，我賢能的祖孛端察兒，拏得婦人處。

謂札兒赤兀。

同胞生了札木合并俺的祖。

札木合之祖爲札只刺歹，豁兒赤之祖爲巴阿里歹。太祖之祖爲把林失亦刺秃合必赤，皆孛端所生子。

於札木合行不合分離的是來，因神明告的上頭，教我眼裏見了有箇慘白乳牛，來札木合行繞著，將他房子車子觸著，折了一角。

此所謂獨角獸也。原其始亦豁兒赤附會之詞。他日太祖征欣都，見獨角獸，耶律楚材以爲角端，勸太祖戒殺，未始非因其所感而匡救之耳。

那牛於札木合處揚著土，吼著說道：札木合將我角來，又有箇無角犍牛，拽著箇大帳房下椿，順帖木真行的車路，吼著來說道：天地商量著，國土主人教帖木真做，我載著國送與他。

去神明告於我，教眼裏見了。

元史鐵哥傳曰：父斡脫赤與叔父那摩俱學浮屠氏，兄弟相謂曰：世道擾攘，吾國將亡，東北有天子氣，盍往歸之。斡脫赤與豁兒赤音近而部貫不同，似非一人，或因豁兒赤而附會耳。

帖木真我將這等言語告與你，你若做國的主人呵，怎生教我快活。帖木真說：我真箇做呵，教你做萬戶，豁兒赤說：我告與你許多道理，只與我箇萬戶呵，有甚麼快活，與了我箇萬戶。再國土裏美好的女子，由我揀撰三十箇爲妻，又不揀說甚言語，都要聽我。再格泥格思種的人忽難等。爲十二卷以禿馬協女子與豁兒赤張本。

源出於海都孫格泥格思，忽難。後文四卷亦作忽圖，他日太祖使輔拙赤，并答里台斡惕赤斤。

把兒壇之第四子，太祖之叔父也。後文六卷亦作答阿里台，又札答刺種的人。

源出於孛端察兒長子札只刺歹。

木勒合勒忽。

下文亦作本惕合勒忽，仕至千戶。

及撒合亦惕種的人。又有主兒乞種的人。

主兒乞。解詳卷一。源出於合不勒合罕。長孫忽禿。黑秀主兒乞。詳本卷後文。
莎兒合禿主兒乞。帶他兒子撒察別乞。泰出。

上文卷一云忽禿。黑禿生二子。一名薛扯別乞。一名台出。此作莎兒合禿。即忽禿。黑禿也。
撒察別乞。即薛扯別乞也。後文七卷或別乞官名。但作撒察。元史作薛徹。泰出即台出。元史以爲太丑也。

又捏坤太子的兒子。忽察兒別乞。

又忽禿刺皇帝的兒子。

捏坤太子。太祖伯父也。忽察兒別乞。後文或但作忽察兒。元史紀作火察兒。忽禿刺前卷作忽圖刺合罕。

阿勒壇幹惕赤斤。

後文或但作阿勒壇。元史紀作按彈。以上四人。後叛太祖。不終所事。

都和圈子自札木合處分離著。帖木真在乞沐兒合小河阿亦惕合刺合納地面下時。來相合了。

即前文三卷之阿因勒合刺合納。

自那裏起去。又到古列勒古地面裏。

即前文二卷之古連勒古山也。

桑沽兒河行合刺主魯格地面。

前文云桑沽兒河邊有合刺只魯格小山有箇青海子是也。

闊闊納活兒名字的海子處下了。

闊闊納。即前文之豁兒豁納川。今爲額爾古訥河者也。龍沙紀略曰。蒙古語謂江曰烏拉。此闊闊納活兒。即額爾古訥烏拉急讀而成也。海子。即枯倫湖。此即前文立忽圖刺爲帝處。

阿勒壇忽察兒撒察別乞衆人共商量著。對帖木真說。立你做皇帝。你若做皇帝呵。多敵行俺做前哨。但擄得美女婦人并好馬都將來與你。野獸行打圍呵。俺首先出去圍將野獸來與你。如廝殺時。違了你號令。并無事時。壞了你事呵。將我離了妻子家財。廢撤在無人煙地面裏者。這般盟誓了。立帖木真做了皇帝。號成吉思。

蒙韃備錄曰。成吉思英勇果決有度量。所傳武沒真乃小名爾。所以譯曰成吉思皇帝。或曰。成吉思乃譯語天賜兩字也。源流曰。元太祖未起時。石上有異鳥向之鳴。曰青吉斯。以爲瑞。遂取其音爲號。

成吉思做了皇帝。教李幹兒出弟幹歌來。同合赤溫哲台多豁勒忽四人帶了弓箭。

李幹出幹歌來二人。阿魯刺氏。合赤溫札刺亦兒氏。哲台多豁勒忽二人。皆忙忽氏也。元史兵志曰。侍上帶刀及弓矢者。曰云都赤。曰闊端赤。

汪古兒雪亦客禿合答安答。勒都兒罕三人管了飲膳。

汪古兒乞顏氏也。雪亦客禿晃豁壇氏也。合答安答。勒塔兒忽氏也。元史石抹明里傳曰。國制內膳爲近臣。非篤敬素著者不得爲。元文類閣復廣平王碑曰。國朝重天官內膳之選。特命領其事。

迭該管牧放羊隻。

別速惕氏。

古出沽兒管修造車兩。

亦別速惕氏。卽上文之窟出沽兒也。管修造車兩。故後文稱爲木匠古出古兒也。

多歹總管家內人口。

後文八卷十一卷作朵歹。管家內人口。故後文稱內裏家人等朵歹扯兒必管著也。

又教忽必來赤勒古台合兒孩脫忽刺溫三人同弟合撒兒一處帶刀。

忽必來巴魯刺氏。赤勒古台速勒都孫氏。合兒孩脫忽刺溫札刺亦兒氏。則出於脫忽刺

温也。

弟別勒古台與合刺勒歹脫忽刺温二人掌馭馬。

別勒古台太祖異母弟合刺勒歹脫忽刺温卽合闐勒歹札刺亦兒氏出於脫忽刺温故合稱之。

秦亦赤兀歹忽圖抹里赤木惕合勒忽三人管牧養馬羣。

忽圖卽忽難也本格泥格思氏然亦稱秦亦赤兀歹者此族雖云始于俺巴孩要皆海都子孫其爲一族可通稱秦赤烏部人也後文脫黑脫阿之子忽都亦作忽禿六卷又作忽圖故此以秦亦赤兀歹別之抹里赤朵兒別氏卽抹赤別都温也木惕合勒忽札答刺氏卽木勒合勒忽也。

又分付阿兒該合撒兒。

札刺亦兒氏上文作阿兒孩此作該乃一人也。

塔孩。

下文差答孩及速客該往脫幹鄰處作答字又八卷稱塔孩把阿禿兒均卽此人且知爲

孫勒都氏案鎖兒罕失刺爲速勒都孫氏赤勒古台爲速勒都人均一族也塔孩爲孫勒

都歹種然則孫勒都卽速勒都三字之對音與兩人爲一族耳後文九卷又稱塔孩文少

異也。

速客該。

上文作速客該者溫。此省文。後文五卷使勇士速客該迎王罕。則者溫乃勇士之稱。故二字或從省也。又後文七卷或作雪客該者溫。或作速格該者溫。均卽此人也。

察兀兒罕四人如遠箭近箭般做者。

兀良哈部者。勒篋弟也。遠箭近箭般做者。言往來應對也。

速別額台勇士說。我如老鼠般收拾。老鴉般聚集。蓋馬氈般蓋護。遮風氈般遮當。試那般做者。

速別額台。兀良哈氏也。如老鼠般收拾。能殘毀敵人。老鴉般聚集。能屯聚軍士也。蓋馬氈般蓋護。能保障地方也。遮風氈般遮當。能捍禦外侮也。

那裏成吉思又對孛斡兒出者。勒篋二人說。我以前無伴當時。你二人首先與我作伴。我心裏不忘了。如今與這衆人爲長著。再對衆人說。憊衆人離了札木合想著來我根前。若天地護佑呵。憊老的每久後都是我吉慶的伴當。說著都委付了。

成吉思既做了皇帝。差答孩速客該往客列亦惕種的皇帝脫斡里。勒行去。

前文作脫斡鄰。聲之轉也。

脫斡里勒說帖木真做了皇帝好生是你達達每若無皇帝呵如何過。憊每休把原商量的意思壞了。這般說將來了。

蓋王罕欲太祖歸其役屬。不願其隱與抗行也。

張氏影元槧本自此以上爲卷三。以下割入卷四。

成吉思又差阿兒孩合撒兒察兀兒罕往札木合處去。札木合說。憊每對帖木真根前的阿勒壇忽察兒說。帖木真安答俺兩箇。因他離開著教分離了。當初在一處時。憊如何不立帖木真做皇帝。如今不知想甚麼卻立做了皇帝。憊當教帖木真安答心裏安著。憊於帖木真根前好好做伴者。

後札木合的弟給察兒。

後文作台察兒。史本紀作秃台察兒。

於札刺麻山前斡列該不刺合地面住。

本紀秃台察兒居玉律哥泉。今案蒙古謂河曰必拉。則斡列該爲水名無疑。但以爲泉名。又譯爲玉律哥。則非也。此今鄂勒昆河也。祕史三卷前文以鄂勒昆河爲斡兒洹矣。後文八卷塔陽順塔米爾河渡斡兒豁水。此爲今鄂勒昆之對音。斡列該又卽斡兒豁之對音也。因是以求札刺麻山亦可識也。八卷塔陽渡斡兒豁水到納忽山崖東邊察乞兒馬兀。

惕地面察乞兒馬。卽札刺麻之對音。然則此山與水皆在乃蠻部矣。給察兒與札木合本不同居。而別居於鄂勒昆河上。拙赤答兒馬刺亦居於乃蠻之撒阿里。故居址相近。乃有爭奪馬羣之事。札刺麻山在鄂勒昆河之東。由納忽山崖東下而至此也。

成吉思的伴當拙赤答兒馬刺

前文卷一忽圖刺生三子。一名拙赤。又後文十二卷太祖對拙赤說我兒子中你最長。足見拙赤是長子通稱。此答兒馬刺不知何部之大太子。以後文撒阿里地近乃蠻。知是乃蠻別部之長。與太祖連結。故云伴當也。

在撒阿里地面住

方觀承松漠草詩注曰。北渡科布多河。至薩克里山麓。有石人。具蒙古冠服。相傳爲元太祖像。以示遠國之願瞻仰者。薩克里山卽此撒阿里地面。在今科布多河之北矣。詩注又云。科布多河在烏里雅蘇泰西北千里。濱河爲城。今烏里雅蘇台地也。本紀曰。時帝麾下。擲只別居薩里河。則知撒阿里是河名。此拙赤在河上地面住。後文六卷八卷十三卷均有撒阿里客額兒地名。皆與乃蠻交戰之所。時札木合依王罕。而其弟所居幹列該地。與乃蠻撒阿里接界。故給察兒有搶奪撒阿里馬羣事也。

給察兒將拙赤答兒馬刺的馬羣搶了。他的伴當不敢趕去。拙赤答兒馬刺獨自襲將去。夜

元史速不合傳
曰丙戌攻下撒
里畏吾特勒赤
閔等部。當卽此
地。

聞到他馬羣邊。伏在馬鬃上。將給察兒脊梁射斷。將他馬趕回來。

按此事與秘史不甚相附。未知應再加按語否。

元黃潛集安慶武襄王帖木兒神道碑曰。哈班於王爲曾大父。有子曰忽魯渾。則王大父也。以哈必赤事太祖皇帝。哈班嘗從太祖飲班朮納河之水。遇盜。舉槍欲刺之。爲忽魯渾反鋒所刺。人馬俱蹣。卽此事也。但答兒馬刺之外。又有忽魯渾。則足以補秘史所未詳。

札木合因爲射殺他弟給察兒。領著他一種并十三部。

見元史本紀者。如哈答斤部。散只兀部。朵魯班部。塔塔兒部。宏吉刺部。其一種泰赤烏也。共三萬人。越過阿刺兀惕土兒合兀的嶺。

阿刺合部所居嶺名土兒合兀。

要與成吉思斲殺時。成吉思在古連勒古的地面裏。

不兒罕山前有此小山。桑沽兒河所出。

有亦乞列思種的人。

此與上文亦乞列孫氏之不圖爲同族。

木勒客脫塔黑孛羅勒歹二人來報。成吉思知了。於是他的十三圈子內。也起了三萬人。迎著札木合。到答蘭巴勒主惕地面對陣。

答蘭巴勒主惕。本紀作答蘭版朱思。明人茫昧多如此。今以後文九卷考之。太祖將殺札

木合重述此事云。你特地謀反於巴。勒渚納地面廝殺。趕入我者刺捏地面狹處。卽此役也。巴勒渚納卽巴勒主惕對音。以元史速不台傳求之。卽客魯漣河。此水名非山名也。速不台傳曰。太祖初建輿都於班朮納海。卽龍居河也。案龍居河卽臚胸河之對音。乾隆府廳州縣志曰。臚胸河今名克魯倫河。在喀爾喀四部七十四旗界內。東北流八百餘里。合黑龍江。五代遼時以此河爲邊界。朔方備乘曰。額爾古訥河上游曰克魯倫河。一曰臚胸河。東北入呼倫貝爾城界。潞爲呼倫湖。是知呼倫湖卽班朮納海。龍居河卽臚胸河。明矣。臚胸卽克魯倫河之異名。班朮納卽巴勒渚納之對音。又出自太祖口述。可爲答闌巴勒主惕地面之確證。他日太祖與王罕再戰於巴勒渚納。其輿圖亦可因此了然矣。

成吉思被札木合推動退著於斡難河。哲列捏地面狹處屯札了。

後文九卷作者刺捏。按此役爲太祖生平最失利之事。本紀謂破走札木合。又以此爲帝方幼沖之時。反以巴渚納海之敗。移於王罕之戰。殊爲失實。當以祕史爲信。

札木合於是回去。將赤那思地面有的大王每。教七十鍋都煮了。

怒其立成吉思爲皇帝也。

又斫斷捏兀歹察合安的頭。

捏兀歹人名察合安。後文十卷稱察罕豁阿。卽此人。

馬尾上拖著去了。

爲部衆棄札木合張本。

那裏札木合回了後兀魯兀惕種的主兒扯歹。

兀魯兀惕其源出於納臣之子兀魯兀歹。後文十卷即以主兒扯歹管兀魯兀百姓也。與忙忽種的忽余勒答兒。

即蒙古部也。其源出於納臣之子忙忽台。忽余勒答兒死於王罕之戰。後文或作忽合勒答兒。

各引著他一族。離了札木合太祖行來了。

太祖紀曰。時帝功德日盛。泰赤烏部多苦其主非法。見帝寬仁。諸部皆慕義來降。即其事也。

又晃豁壇種的蒙力克。

晃豁壇乃海都之孫。蒙力克。元史忠義傳作明里也赤哥。即伯八兒之祖也。

也引著他七個子來了。

後文十卷之脫命。即七子之一。其見於本書者。又有闊闊出。

太祖因這些百姓來了。喜歡著。於幹難河邊林裏做筵席。先於訶額命并合撒兒撒察別乞。

等行放了一甕馬孀子。

合撒兒太祖弟撒察別乞。太祖再從兄弟行也。本紀作薛徹別吉。其父曰忽禿。黑禿主兒乞亦作莎兒合禿主兒乞。是爲主兒乞氏。撒察別乞前文作薛拉別乞。後或專稱撒察。再於撒察小孀額別該行也。放了一甕。

本紀作野別該。爲薛徹別吉次母。

因此上豁里眞。

本紀作忽兒眞。卽薛徹別吉母。

忽兀兒臣。

本紀作火里眞。與忽兒眞稱爲二哈敦。案唐書作可敦。卽夫人之稱。祕史或作哈屯。兩個孀子說。俺根前如何不先放。將廚子失乞兀兒打了。

本紀作失邱兒。按邱字本無邑旁。乃兀之譌字。

失乞兀兒說也。速該把阿都兒。

前文作把阿禿兒。此作把阿都兒。皆巴圖魯之對音也。

捏坤太子。

也速該兄。而太祖之伯父也。

死了的上頭。被人這般打說著。大聲哭了。

爲太祖夾攻塔塔兒。而主兒乞六日不至張本。

那筵席時。太祖教別勒古台。

太祖異母弟。卽本紀之皇弟別里古台。

在外拏馬。就整理事。主兒乞處。教不里孛闊整治。

太祖本紀曰。皇弟別里古台。掌帝乞列思事。乞列思。華言野外牧場也。播里掌薛徹別吉。

乞列思事。不里孛闊。合不勒合罕第三子。忽禿。黑禿。蒙古兒之子。乃太祖從父行也。

有合答斤的人。

合答斤人。其源出於孛端察兒第三子不忽合塔吉。

來偷韁繩。被別勒古台拏住。不里孛闊護那人。

本紀作播里。

將別勒古台肩甲斫破了。別勒古台也不以爲事。流血行閒。太祖於樹影下看見。問你如何。

被他這般做。別勒古台說。雖傷了。不會十分重。爲我上頭。弟兄每休惡了。太祖不聽。將樹枝。

折折。又抽出撞馬乳的木椎。廝打。把主兒乞勝了。又把豁里真忽兀兒。臣兩個孃子。奪將來。

他每卻來商和。將兩箇孃子。還與了。以後使臣相往來閒。大金因塔塔兒。篋古真。薛兀。勒圖。

斫按合答斤。卽下文合塔斤。應注云。解見下文。又按不忽合塔吉。乃孛端察兒之兄。此孛端察兒四字。是朵奔篋兒干五字之誤。

等不從他命。教王京丞相領軍來剿捕。逆著浯泐札河。將篋古眞薛兀勒圖襲著來。

本紀曰。塔塔兒部長篋兀眞笑里徒背金約。金主遣丞相完顏襄帥兵逐之。北走。帝聞之。自幹難河迎擊。卽其事也。浯泐札河。今地圖謂之烏爾匝河。其水出車臣汗左翼左旗之烏爾載寨坎山。東北流入塔里泊。其地有卡倫名哲格勒圖者。與此薛兀勒圖對音。當由此得名也。塔里泊亦以塔塔里得名矣。偏西三度半爲河源。直中線偏西不及一度爲哲格勒圖卡倫。極高四十九度半至五十一度。

太祖知了。

太祖說。在前塔塔兒將我祖宗父親廢了的冤仇有廢道。

祕史凡言廢者。皆殺也。謂也。速該爲塔塔兒毒死。潘裡章明史考異曰。明初諱誅爲廢。廢丞相汪廣洋。敕見高皇帝御製集。愚按譯祕史者。正明初人。殆以誅音同朱。故改曰廢。

如今趁著這機會可以夾攻他。遂使人對脫幹鄰說。如今金國差王京將塔塔兒篋古眞等逆著浯泐札河襲將來也。他正是廢我祖父的讎家。父親可以助我夾攻。脫幹鄰許了。軍馬整治了。三日親自到來。

太祖又使人對主兒乞種的撒察別乞。泰出。

卽前文之台出。

將這報讎的意思說將去。要他來助。

塔塔擄俺巴孩之讎。主兒乞不當忘。

待了六日不來。

蓋以幹難河筵會之隙故也。

太祖遂與脫幹鄰引軍順渚。勒札河。與王京夾攻塔塔兒。

王京謂金國王都宰相完顏襄。

時塔塔兒在忽速禿失禿延地面。

其地當在今塔里泊之旁。

立了寨子。被太祖脫幹鄰攻破。將塔塔兒篋古真薛兀勒圖殺了。

本紀曰。帝諭薛徹別吉帥部人來助。候六日不至。帝自與戰。殺篋兀真笑里徒。盡虜其輜重。

金國的王京知太祖與脫幹鄰將塔塔兒寨子攻破。殺了篋古真等。大歡喜了。與太祖札兀忽里的名分。

札兀忽里。部長也。金史百官志曰。金自景祖始建官屬。其官長皆稱曰勃極烈。其次曰國論忽魯勃極烈。國論言貴。忽魯猶總帥也。忽魯與忽里對音。知卽爲總帥矣。親征記曰。金

主因我滅塔塔兒拜上爲察兀忽里原注若今移刺使也。

脫幹鄰王的名分。

本稱罕復封王故稱王罕。

王京又對太祖說殺了篾古真等好生你得濟我回去金國皇帝行奏知。

是時爲金國泰和間金主完顏璟。

再大的名分招討官教你做者說罷自那裏回去了。

太祖與脫幹鄰將塔塔兒共擄著也各自回家去了。

金史百官志曰招討司使一員正三品副招討使二員從四品招懷降附征討攜離方輿

紀要卷八引史略曰初金人以鐵木真爲察兀秃魯原注曰鐵木真侵并旁部衆益強會

塔塔兒部叛帝乃會金師擊滅之金人以其有功拜爲察兀秃魯猶中國招討司也。

太祖軍在塔塔兒營盤裏時拾得個小兒鼻上帶一箇金圈子又金綜絲貂鼠裏兒做兜肚

與了母訶額命訶額命說必是好根腳人的兒子喚做失乞刊忽都忽的名字。

後文作失吉忽秃忽。

教做第六個兒子。

是爲四養子之三。

刊字當是列字之誤。

太祖落後下的老小營。在合泐澧海子邊。

此今入枯倫湖之開拉里河。亦名哈拉爾河者也。水道提綱曰。克魯倫河自枯倫湖東北角分二支流出。一支於噶兒巴里山之西北地。東北流。有開拉里河。自東合諸水西北流來會。又曰。開拉里河源出諾民河源山之西麓。有兩源西流而合。西北流。與枯倫湖東北流出之水會。此水源流千餘里。龍沙紀略曰。枯輪海周匝千里。在黑龍江之南。開拉里河之左。朔方備乘曰。克魯倫河瀦爲呼倫湖。鄂爾順河首受貝爾池水。匯其東。哈拉爾河匯其東北。臣秋濤謹按。哈拉爾河。上源曰特諾克河。出呼倫貝爾池。東山二水合西流。北合扎敦河。又合北來一水。又西。依奔河出其東南。山二水合西北流。南合輝河來會。又西北。經呼倫貝爾城東。墨勒根河出其東。山二水合西流來會。又西北。瀦於呼倫池。此水亦名開拉里河。

被主兒乞將五十人剝了衣服。十人殺了。

以報筵席廝打之役。

人來報與太祖。太祖大怒說。何故被主兒乞如此做。先在幹難河林裏做筵席時。他的人將廚子打了。又將別勒古台肩甲斫破了。今遍爲祖宗的上頭。要同地報仇。他又不來。倒倚著敵人。又做了敵人。於是引著軍馬。剿捕主兒乞去。至客魯漣河前。朵羅安李勒答兀地面。

客魯漣河前蓋今車臣汗旗及右翼中前旗之地有山名托納山與此宋羅安亦音相近也。

將主兒乞百姓擄了。獨撒察別乞泰出兩人。罄身走至迭列禿口子行。被太祖擊住。

本紀曰。帝遣六十人徵兵於薛徹別乞。薛徹別乞以舊怨故。殺十人。去五十人衣。帝怒。因帥兵踰沙磧攻之。殺虜其部衆。唯薛徹太丑僅免。越數月。帝復伐薛徹太丑。追至帖烈徒之隘。滅之。按帖烈徒卽迭烈禿對音。然迭烈禿卽口子之義。後文王罕被乃蠻將帖列格禿百姓擄去。與此並非一地。並稱帖列格禿爲口子。足見帖列格禿與迭列禿卽口子。太宗紀五年幸鐵列都之地。亦卽此口子矣。

太祖問。你在前與我說甚麼來。兩人說。俺自說的言語不曾依。

謂立成吉思爲帝時盟誓之語。見本卷前文。

遂伸頸就戮。太祖於是殺了。

太祖既殺了撒察別乞泰出。回至主兒乞營。將主兒乞百姓起了。時札刺赤兒種的人。帖列格禿伯顏。

元史語解。巴延福也。蒙古以有福者稱曰伯顏。

有三子。教長子古溫兀阿。

後文九卷作古溫豁阿。元史木華黎傳曰。父孔溫窟哇。以戚里故在太祖麾下。從平篋里。乞征乃蠻。數立功。後乃蠻又叛。太祖與六騎走。中道乏食。捨水際囊駝殺之。燔以啖太祖。追騎垂及。而太祖馬斃。孔溫窟哇以所乘馬濟太祖。身當追騎。死之。有子五人。木華黎其三子也。至治元年。詔封孔溫窟哇推忠效節保大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王。諡忠宣。元黃潛集中書右丞相鄆王拜住。神道碑曰。拜住系出札刺爾氏。六世祖諱孔溫窟哇。五世祖諱木華黎。又平章魯國公別里哥帖穆爾。神道碑曰。六世祖諱孔溫窟哇。事太祖皇帝。從征泰疇。篋里期奈蠻諸部。奈蠻已降。而復畔。往討之。太祖馬斃。遂以己所乘馬奉太祖。步戰而死。五世祖諱木華黎。從太祖皇帝滅克烈王可罕。太祖既踐天位。以爲佐萬戶太師國王。云云。此古溫兀阿之譯爲孔溫窟哇者也。又元文類二十四元明善撰丞相東平王安同碑曰。皇帝嗣歷。拜大司徒。柏柱爲左丞相。明年。制贈乃祖孔溫兀答推忠效節保大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諡忠宣。云云。又曰。忠宣王親連天家。世不婚姻。太祖皇帝起兵。與乃蠻戰。敗績。七騎走。困乏絕食。忠宣多力。走水次。縛致二歲囊駝。炙其肉啖太祖。太祖馬斃。六人相顧。忠宣遂以己馬濟太祖。步射賊而死。子五人。第三子曰忠武王木華黎。忠武與博爾朮。朮忽赤老溫佐。太祖定天下。號爲四傑。云云。此古溫兀阿之譯爲孔溫兀答者也。

將他二子模合里。

卽元史之木華黎。源流作摩和賚。語解改爲穆呼哩。滿洲語凡物磨去棱角之謂。後文多作木合黎。或作木合里。元史本傳。木華黎。札刺兒氏。世居斡難水東。蒙韃備錄曰。元勳乃成吉思太師國王。沒黑肋者小名也。中國人呼曰摩喉羅。彼詔誥則曰謀合理。南北之音輕重所訛也。見封天下兵馬大元帥行省太師國王。乃黑韃韃人。十年以來。東征西討。威震夷夏。征伐大事皆決於己。故曰權皇帝。衣服制度全用天子禮。

不合。

蒙韃留錄曰。元勳有兄曰計里歌那。自有千騎。不任事。弟二人。長曰抹歌。見在成吉思處爲護衛。次曰帶孫。歸王。每隨侍焉。按不合後官護衛。卽孟琪所稱抹歌也。木華黎傳臨終。召其弟帶孫云云。

拜見太祖與了。說教永遠做奴婢者。若離了你門戶呵。便將腳筋挑了。心肝割了。又教第二子赤刺溫孩亦赤。

孩亦赤爲稱呼。赤刺溫爲名字。此與瑣兒罕失利之子赤老溫同名對音。故并其官稱之。使不混也。元史忙哥撒兒傳曰。曾祖赤老溫愷赤。事太祖。又詔諭忙哥撒兒之子略曰。汝高祖赤老溫愷赤。事我成吉思皇帝。皆著勞績。赤老溫愷赤。卽赤刺溫孩亦赤之對音。實

一人也。

也將自己二子統格合失。

統格命名。以統格黎河爲義。與合失均無聞。

拜見說。教與你看守金門。若離了時。便將他性命斷了者。又將第三子者卜客。與了太祖弟合撒兒。

後文十二卷使者卜客輔合撒兒。

者卜客於主兒乞營內。得了一個小兒。名李羅兀勒。

祕史四養子之四也。後文七卷作李羅忽勒。十卷作李羅兀惕。十二卷征秃馬惕爲所殺。元史作博爾忽。太祖本傳曰。塔齊爾伯祖父博爾忽。從太祖起朔方。平諸國。宣力爲多。當時與木華黎等俱以功號四傑。

獻與了訶額侖母。

訶額侖前後得的小兒古出。

前文作曲出。征篋兒乞部時所得。

闊闊出。

札木合營所得。

失吉刊忽秃忽。

後文作失吉忽秃忽。塔塔兒營所得。

孛羅兀勒。

主兒乞營所得。

四個與他兒子每日做眼教看。每夜做耳教聽。因此養了。

主兒乞種的緣故。初合不勒皇帝有七子。長名幹勒巴刺合。

前文卷一作幹勒巴兒合黑。

合不勒因其最長。於百姓內揀選有胆量有氣力剛勇能射弓的人隨從他。但有去處皆攻破。無人能敵。故名主兒乞。

幹勒巴刺合之子所以名曰忽秃。黑秃主兒乞。以此故也。然則以主兒乞名其族。乃取無敵之義。

太祖將此種人也服了。又將他百姓做自己的百姓了。太祖一日教不里孛可。

前文卷一作不里孛闊。孛闊孛可對音字。元史本紀但稱播里無下兩字。今按孛可卽伯克也。今回部尙沿此稱。大頭目謂之阿奇木伯克。故後文十卷云。如今達達體例裏以別乞爲重。別乞卽孛可。又卽孛闊。不里以勇力冠於通國。故共推爲伯克。

與別勒古台廝搏。先別勒古台與不里孛可廝搏時。不里孛可用一手一足搏倒。教不能動。至此不里孛可伴爲力不及別勒古台。倒了。別勒古台一邊壓著。回顧太祖。太祖將下脣咬著。

切齒之狀。蓋追憶筵會之役。欲別勒古台置之死。

於是別勒古台知其意。用膝將他脊背按著。兩手捉住他項。用力向後折折了脊骨。不里孛可說。我本不輸。因怕成吉思伴爲力不勝。卻將我性命送了。

初合不勒皇帝七子。

元史本紀之葛不律寒。

長名斡勒巴兒合。

卽斡勒巴刺合。

次子名巴兒壇把阿禿兒。

本紀曰。葛不律寒歿。子八哩丹嗣。

巴兒壇的子名也速該。

是爲烈祖神元皇帝。

也速該子卽是太祖。其第三子。

謂合不勒之第三子。

名忽禿。黑禿蒙列兒。

前文卷一作忽禿。黑禿蒙古兒。按今蒙古喇嘛僧稱曰呼圖克圖。譯言再來人也。俗云活佛。此其命名之意。

蒙列兒的子卽是不里李可。不里李可將巴兒壇子孫行隔越了。卻與巴兒合勇猛的子孫行作伴。

黨於主兒乞以二於太祖。

所以雖有一國不及之力。終不免折折腰死了。

